

現代
俠義英雄傳

吳興趙茗狂編輯

世界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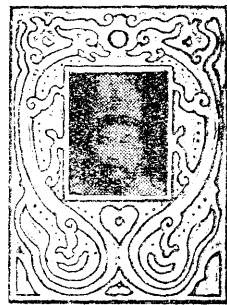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0 8549B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三十一回

一葉舟漁翁小試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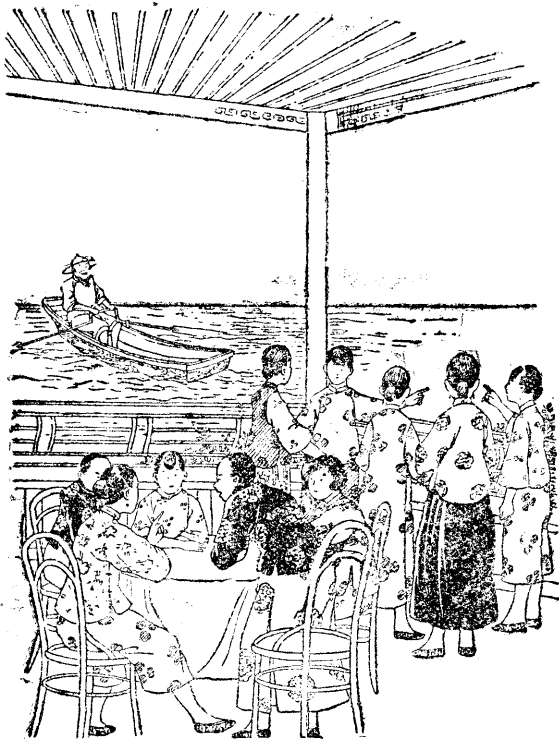
羣芳會名士大遭殃



那時恰當暮春三月。珠江邊一帶垂柳。柔條千絲。臨風婀娜。中間還夾着一枝兩枝的桃花。紅酣綠醉。渲染得絢爛奪目。說不盡一種旖旎風光。但天下之事熱鬧中總帶幾分俗氣。那裏花事雖盛。然而過於穠豔了。轉覺得俗不可耐。所以高人韻士都絕跡不往。只有那般富商大賈。偏要假充風雅。到那裏去結社宴會。流連風景。不知他們所欣賞的是紅的。桃綠的。柳明眼的。人看來他們何嘗有一點惜花憐香的念頭。不過表現趨炎附勢的心理罷了。這一天有許多富紳鉅商。會集在珠江邊上的畫錦別墅。他們不但借了這個場所來欣賞。桃紅柳綠。併且借了這個風景來開了一個大會。這個會說來好笑。叫做羣芳選舉大會。原來他們都自命爲名士。以爲前清時李伯元吳趼人等。在海上開了花榜。是很風雅的事情。所以仿效這個辦法。把妓女來選舉作大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總長。次長。等等。不但擡高。

妓女的身價而且自附風雅擡高自己的身價。這天珠江岸上車水馬龍絡繹不絕。果然十分熱鬧。凡是時髦妓女都打扮得花枝一般。到別墅來應選。一時花花葉葉紛集在一間廣大的水榭中。燕瘦環肥百態悉呈。倒也是洋洋大觀。那些假名士都在那裏評頭品足。商量那個妓女應該選舉。甚麼名目。但是他們都有相好在那裏。各人懷了私見。想把相好選舉高一等的名目。總把某人怎樣的好。應該選舉。甚麼說得天花亂墜。可是其餘的人恐怕自己的相好落選。又立起反對說某人怎樣。怎樣的不好。原來這個人就要不服氣。同他爭執。於是全場之中唇鎗舌劍。各不相下。但聽得嘈嘈雜雜的聲浪。鬧得烏烟瘴氣。那些妓女本來對於甚麼花選。不大明瞭。甚麼總統總理。總長。更是鬧不清楚。因爲相好客人叫他們來。他們就不敢不來。他們到了那裏。看了這種情形。個個面面相覷。莫明其妙。他們素來謔浪笑傲。放浪慣的。這時要在那裏正襟危坐。就覺得十分悶氣。到了後來。再也坐不住了。見那些假名士。却還是鬧一個不開交。他們便陸陸續續立起身來。都去倚在欄杆上。向珠江中看野景了。那水榭築在珠江之濱。江上風景。可以一覽無餘。但見江流蜿蜒。蜿蜒勢如長蛇。望去渺無所極。忽見遠遠地有一點黑影掠水而來。妓女們不知是甚麼東西。互相詫

異那黑影漸漸地近了，纔知是一隻老鷹。這老鷹爲甚麼順着江流在水面飛來，個個指指點點，稱奇道怪。剎那之間，那老鷹愈飛愈近，約摸有一箭多遠，看得清他的模樣。纔知這個東西還不是老鷹。原來是一個漁翁駕的一隻小舟，細細看去，那漁翁鬚眉如雪，面貌很是枯瘦，坐的那隻小舟不過纔可容身。真的所謂一葉扁舟了。兩手各握着一枝槳，把身子前



手喝采。一時燕喧鶯鬧，笑語紛紜。倒把那漁翁唬住了，停着小舟舉起了頭，向水榭望着好

前不覺一齊拍。間那小舟已經駛到了水榭面。凡不料一霎眼道說他本領非們正在嘖嘖稱的駛來了。妓女的衝着波浪飛似。搖着那小舟便仰後合的左右。

似。很。奇。怪。的。樣。子。妓。女。們。看。他。一。雙。眼。睛。爛。爛。的。發。出。奇。光。來。面。貌。又。覺。得。古。怪。不。知。畢。竟。是。甚。麼。人。物。心。中。懷。着。甚。麼。意。思。不。覺。個。個。有。些。害。怕。起。來。頓。時。鴉。雀。無。聲。悄。悄。的。各。自。歸。原。座。去。了。隔。了。一。會。忽。然。有。一。個。老。人。衣。冠。楚楚。從。外。邊。走。進。水。榭。來。也。不。招。呼。衆。人。獨。自。去。坐。在。人。叢。中。衆。人。依。舊。在。那。裏。胡。鬧。不。曾。留。心。有。這。個。人。走。進。會。場。來。惟。有。那。些。妓。女。看。得。清。楚。這。個。老。人。却。就。是。方。纔。所。見。的。漁。翁。他。爲。甚。麼。換。了。服。裝。上。岸。來。闖。進。這。裏。各。人。懷。着。鬼。胎。又。不。敢。聲。張。只。交。頭。接。耳。竊。竊。私。議。罷。了。那。老。人。也。作。怪。冷。冷。的。不。則。一。聲。低。頭。瞑。目。好。似。已。經。睡。去。了。那。時。花。榜。許。多。名。目。大。致。已。經。選。定。只。有。大。總。統。還。是。爭。持。未。決。原。來。珠。江。一。帶。列。屋。而。居。的。多。數。是。粉。白。黛。綠。個。中。要。算。得。翹。楚。的。只。有。二。個。人。一。個。叫。做。富。春。樓。一。個。叫。做。小。雲。英。富。春。樓。雖。是。半。老。徐。娘。可。是。芳。名。藉。藉。聲。價。甚。是。高。貴。不。是。那。般。黃。毛。雛。兒。可。以。同。他。爭。勝。的。但。是。自。從。小。雲。英。在。珠。江。樹。起。香。幟。聲。名。雀。起。竟。同。他。分。庭。抗。禮。成。做。對。峙。的。形。勢。小。雲。英。芳。齡。不。過。二。八。嬌。小。玲。瓏。色。藝。俱。臻。上。乘。人。家。自。然。愛。少。艾。富。春。樓。倚。老。買。老。畢。竟。不。能。制。伏。住。後。起。之。秀。只。得。把。他。看。做。敵。體。了。他。們。本。身。果。然。是。敵。體。而。他。們。的。相。好。却。也。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富。春。樓。的。相。好。叫。做。盧。維。仁。是。廣。東。著。名。的。鉅。商。小。雲。

英的相好。叫李福昌是一位富家公子。這回開了羣芳選舉大會。維仁福昌早已奔走運動。成竹在胸。想把意中人選做大總統。來博他們的歡心。那般走馬看花的客人。因爲維仁福昌勢力很大。要怎樣就怎樣。不敢反對。只有維仁福昌處於相反的地位。自然各不相下。要一決雌雄了。那時維仁在大庭廣座中侃侃而談。盛讚富春樓的長處。大總統一席非他擔任不可。福昌也起立演說。把小雲英的長處。口若懸河。很淋漓的述了一遍。也大有大總統非他莫屬的形勢。衆人不便作左右袒。只袖手旁觀。看他們舌戰。後來福昌的辭鋒益發銳利了。言語之間。不但譏諷富春樓。并且侵犯了維仁。說富春樓雖負盛名。但風頭已過。早已成做過去人物了。他自己不知行將就木。老而彌騷。偏要佔據要津。不許後來者前進。不知新陳代謝。是天演公例。他有多大能力。敢逆着這個潮流麼。這適見其勞心日拙。醜人作怪。罷了。還有那不要臉的東西。擁着這隻老蟹。不管人家齒冷。還要大肆發揮。我看這個忘八蛋爲了這隻老蟹。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了。這麼一說。惹得衆人鬨堂大笑起來。維仁不覺老羞成怒。氣虎虎的趕到福昌面前。大聲道。今天選舉大典。我們應該鄭重其事。就是意見不同也好。從長計議。你敢這樣放肆。老夫要和你不客氣了。說着。勒了勒袖子。伸起拳頭。

裝。要。打。他。的。樣。子。其。實。維。仁。外。強。中。乾。那。裏。敢。動。武。不。過。借。此。氣。燄。想。把。他。嚇。跑。罷。了。誰。料。福。昌。少。年。氣。盛。不。但。不。甘。屈。服。甚。且。更。進。一。層。在。維。仁。躍。躍。欲。試。的。當。兒。伸。手。過。去。猛。地。一。個。巴。掌。打。得。維。仁。耳。中。嗡。的。一。聲。眼。前。星。火。亂。迸。這。麼。一。下。教。他。當。場。出。醜。如。何。忍。受。得。下。迫。得。他。不。得。不。出。於。真。的。動。武。了。於。是。兩。人。拳。足。交。加。打。一。個。落。花。流。水。頓。時。全。場。沸。沸。揚。揚。騷。亂。起。來。許。多。人。膽。怯。的。恐。怕。闖。了。大。禍。都。想。脫。身。逃。去。不。料。那。個。老。人。忽。然。從。懷。中。掏。出。一。枝。警。笛。忽。列。列。的。一。吹。就。看。見。一。隊。武。裝。軍。士。從。門。外。一。窩。蜂。的。湧。進。來。把。衆。人。團。團。圍。住。頓。時。全。場。鴉。雀。無。聲。衆。人。面。面。相。覷。不。知。是。甚。麼。一。回。事。只。見。那。老。人。立。起。身。來。有。認。識。他。的。纔。知。他。就。是。廣。東。督。軍。莫。榮。新。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大。禍。臨。頭。又。不。能。脫。逃。嚇。得。魂。魄。飛。散。個。個。面。如。死。灰。莫。榮。新。冷。笑。一。聲。發。言。道。你。們。選。舉。大。總。統。我。竟。躬。逢。盛。典。真。光。榮。得。很。但。是。你。們。選。舉。那。個。做。大。總。統。倒。要。請。教。我。只。知。中。國。祇。有。一。個。大。總。統。你。們。在。這。裏。再。選。一。個。豈。不。是。要。推。翻。現。任。大。總。統。這。樣。說。來。你。們。個。個。都。是。叛。逆。照。國。法。你。們。都。要。鎗。斃。的。衆。人。聽。得。這。麼。說。益。發。嚇。得。心。膽。俱。裂。有。幾。個。跪。下。來。說。道。我。們。選。舉。的。是。妓。女。原。屬。遊。戲。之。事。請。大。人。不。要。誤。會。莫。榮。新。道。這。個。可。以。出。諸。游。戲。麼。大。總。統。是。國。家。最。高。名。

器。妓。女。是。人。類。最。賤。東。西。妓。女。可。以。選。作。大。總。統。把。國。家。體。面。都。辱。沒。煞。了。你。們。這。樣。的。荒。謬。還。要。一。副。正。經。面。孔。爭。選。這。個。頭。銜。甚。至。打。架。起。來。你。們。不。自。覺。其。醜。居。然。自。命。爲。名。士。名。士。的。行。徑。是。這。樣。的。麼。我。是。粗。大。漢。偏。要。同。你。們。名。士。爲。難。一。下。看。你。們。這。一。回。還。要。擺。出。名。士。的。架。子。來。麼。說。着。喝。令。軍。士。把。妓。女。驅。逐。出。去。把。那。般。假。名。士。全。數。紮。綁。起。來。正。在。這。時。那。省。會。警。察。廳。廳。長。得。了。消。息。氣。喘。喘。的。奔。來。侍。候。問。督。軍。怎。麼。會。到。這。裏。來。莫。榮。新。道。我。閒。着。沒。事。到。珠。江。裏。去。盪。槳。經。過。這。裏。水。榭。看。見。集。了。許。多。妖。冶。女。子。知。道。不。是。正。經。事。所。以。登。岸。去。帶。了。軍。隊。前。來。察。看。誰。知。他。們。正。在。鬧。着。選。舉。大。總。統。的。把。戲。你。來。得。好。我。就。把。這。般。名。士。交。給。你。你。可。帶。還。去。把。他。們。辦。個。敗。壞。風。化。的。罪。說。着。帶。了。幾。個。衛。隊。出。門。去。了。那。廳。長。因。爲。是。督。軍。的。分。付。不。敢。怠。慢。便。指。揮。軍。士。押。着。他。們。出。去。那。些。假。名。士。好。似。大。鬧。蟹。一。般。的。連。環。紮。着。垂。頭。喪。氣。的。向。警。察。廳。走。去。了。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三十二回

納諍言變易成規

築馬路破除迷信



惠州東通嘉應。西連廣州。南望香港。北對江西。是廣東省裏一個好地方。陳炯明將軍到了惠州以後。竭力採用新計畫。把惠州城改造成了模範省會。像圖書館。公園。博物院。通俗教育館。什麼都有。警察也辦得很有精神。那些留學東西洋的博士。碩士。學士。和國內許多教育家。都說惠州是中國的新省會。時常有人到那裏去視察。作爲本地方施行自治的參考。有一位姓江名萼香。是上海教育會裏派去視察的。到了惠州。住在旅館裏。日間一處處參觀調查。夜間便和旅館裏經理。茶房閒談。留心他們對於陳炯明的輿論如何。這樣的改造心理。以爲怎樣。那經理鄺湛華。是個健談朋友。很喜歡和萼香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話。因着他世居惠州。所以地方上沿革變遷十分熟悉。那天萼香預備明天動身到廣州。在房間裏收拾行李。湛華捧了一隻水烟袋。又走來了。見萼香手忙脚亂的整理。笑道。江先生何

須這般性急。明天的汽車有四班。喫了午飯去也不遲。況且收拾東西。只要分付茶房就是了。何必你老人家自己費心呢。尊香道。我有兩種奇怪脾氣。一種是人家替我收拾。我總嫌着不及我自己收拾來得稱心。一種人家把東西放在那裏。我沒有知道要用的時候。找尋不到。非常懊惱。所以寧可自己動手的。湛華道。這一回能夠使你老人家滿意麼。尊香道。怎麼不滿意。我覺得這裏一切都好。倘然全中國的城市都是成了這個樣兒。那就有希望啦。湛華道。你們上海比之倫敦巴黎當然要好得多哩。尊香道。不對的。上海完全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在租界上果然表面上很好。在華界連表面都相形見絀了。小而言之。那馬路不是顯而易見的麼。一踏到華界便見得齷齪不堪。那裏及得租界上的乾淨。連這裏惠州的光景還不如遠甚呢。湛華道。講到這馬路一件事。兄弟倒有些故事。在着。尊香便坐在椅子上聽他講故事。湛華道。當時陳炯明將軍把各馬路的計畫想定。測量也舒齊了。第一步着手便是布告。有妨礙路線的建築物。必須在一個月拆去。本來惠州的街道有幾處並不寬闊的。如今一律都要在一丈以外。那妨礙的建築物也就不在少數了。要他們拆去不是件困難的事麼。但是官廳的公事。這般說却也違拗不得。只得忍痛遵照辦理。中間有一個個

强的老婆子也是我的本家人家稱他鄺三太是一個老寡婦開一爿豆腐店只有二丈多深一幢破屋牽豆腐的磨盤和鄺三太的臥室都在這豆腐乾似的屋子裏可是馬路的規畫須把他的屋子拆去五六尺那鄺三太聽得這個消息一聲不響看別處的動靜見別處都在那裏拆除並且都是官兵監督着強制執行的鄺三太便雇了十幾個伙役把他家裏一應器具扛到陳炯明的行轅舊時惠州衙門的照牆前路上的人都莫名其妙連衙門前兩個崗警也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路却也不敢攔阻任着他陳設成了一爿臨時豆腐店那時衙門裏走出一個馬弁來見這光景便問崗警這是誰讓着放在這裏的崗警回道沒有知道那馬弁便惱怒道既然沒有知道爲什麼不問個明白那崗警只得走過去問那鄺三太爲什麼搬到這裏來鄺三太道陳將軍要拆去我的屋子我只得讓他別處都有主權的只有這裏橫豎就是陳將軍的行轅所以暫時借這裏住幾天等找到房屋再搬還去崗警還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得向馬弁照樣說了一遍馬弁見他大模大樣一點沒有顧忌疑心他別有淵源也不敢操切便回進去稟告陳炯明炯明聽了恍然大悟原來他爲的是馬路計畫要拆去房屋所以他有意搬到這兒來這老婆子倒厲害倘然我用武力驅

逐他反見得我的專制我倒要和他評評理看看他有什麼大道理說得出便分付喚鄺三太進來大家都替鄺三太捏一把汗但是他却很泰然的走了進去見了陳將軍便道將軍只知道聽人家的說話說得好聽不顧百姓的苦處像我老太婆全靠這豆腐店過活一天不做就一天不得喫飽這破屋只有那麼大如今要拆去一半教我怎樣的住呢炯明聽他侃侃而談倒沒有什麼話回答只是說道地方上的事我們做官的原不能面面都到全靠大家來聲明請求你不應該做出潑皮賴詐的行徑來啊鄺三太道可憐我們小百姓那裏敢向大人先生說話至於鄉紳老爺和大人先生是一鼻孔出氣的更是不肯替小百姓出力了炯明道你說得很有道理我就變通章程拆是仍舊要拆的不過這個損失由我來償還一點就是了讓工程師估定了工程價值再布告罷鄺三太道將軍畢竟是菩薩救了不

少人的飢荒深深感謝而去立刻分付把器具搬還去不久陳將軍也定了一種拆屋償價的章程出來大家纔無怨言尊香道鄺三太固然不愧女中丈夫那陳炯明也算得勇於改過了滹華道當時爲了築馬路的事着實有些波折有一個堪輿家張鉄口忽地造了一種謠言說是這許多馬路造成了把兩邊的房屋拆去不少這分明是蠶食青桑將來於人口

平安上着實妨礙這些話本來也只好騙騙愚夫愚婦誰知事有湊巧那時有一家姓馬的兒子忽然生病了生的是熱病所以囁語連篇有時還狂跳狂叫合家驚惶得什麼似的請來的醫生也沒有把握便到張銹口那裏求神問卜張銹口道這是馬路的關係有一種地煞本來有房屋鎮住如今拆去了便沒有壓制所以到處作祟了那病家道可有什麼救法呢張銹口道除掉禳解以外沒有別法最好要把做這一段馬路工程的頭腦邀了來在他的手指上刺下一點血來給病人喫了就容易好了那病家聽了他的話自然如奉軍令一般去尋那工頭那工頭也是一個固執的人他道我做我的工他生他的病與我怎麼相干堅執不肯依他的話後來情商了一回纔答應如法泡製那病兒喫了居然漸漸的好起來那工頭的手指因着割破了沾着了垃圾也是潰爛起來了有些人便對他獻殷勤道這是張銹口作的妖法要把你的性命去換那馬家小子的性命了那工頭思想簡單聽了不加思索便糾集了六七個工人趕到張銹口的廐所來要他收回以前布置的法術立刻治愈他的手指張銹口心想這是我信口胡柴那裏有生死之權呢我又不是外科醫生怎能療治呢但是也不便示弱便胡亂畫了幾張符開了些刀傷藥名命他自去配合搽塗過了幾

天工頭的手指好了。那馬家的孩子因着調養不得法死了。因此大家附會得更像了。說道這分明救了工頭的性命。所以孩子不救了。還有神經過敏的。以為這工程儘管做過去。那犧牲的人一定還有這些無稽之談。倒是很容易傳佈不到幾天。許多住戶都結合了團體。阻止工程的進行。工程師去告知陳炯明將軍。陳將軍知道都是張鉄口的搗鬼。便把張鉄口抓到衙門裏不放。他自由一面布告道。張鉄口造謠生事有礙。



路政現在暫時監禁等工程完竣再行釋放。一面在四下傳布一種空氣。說道以前的事都是張鉄口作的法。現在給陳將軍制服了他。無法可施。所以以

後就沒有什麼可慮了。那些馴善的百姓果然相信了。不再阻撓。那些要有事怕太平的人。却還是要尋釁。一回有一個孩子自己不留心。走過一段還未築好的馬路。在亂石上一絆。跌了一交。爬不起來。一個流氓喚做疙瘡老七的。走過便把那孩子抱起來。見他顏色慘白。嘴裏有血。便大聲道：「這孩子又碰着地煞了。大家聚攏來。也不替他想出什麼救治的法子。來。反而又要向工人說話。那時人叢裏走出一個漢子來。把孩子奪過來。仔細一看。見是跌悶。便在他的背上拍了幾十下。又在胸口撫了一回。那孩子就呱呱的哭出聲來了。那漢子拉住了疙瘡老七道：「你知道是碰見了地煞麼？疙瘡老七道：「這句話大家都在那裏說。那漢子道：「沒有憑證的事。就不能不負責任的。隨意胡說。你可知道造謠生事。有干例禁的啊？疙瘡老七道：「造謠由我造。謠只要人家肯相信啊。那漢子見他挺撞不服。便走到前面。喚了一個崗警來。分付他把疙瘡老七抓到警察署裏去。誰知那崗警和疙瘡老七有交情的。便想做好。做歹。解決了。結那漢子在身邊。摸出一張卡片給他。看他接在手裏。一看原來就是陳炯明。這一嚇。非同小可。便把疙瘡老七拉了去。那時疙瘡老七也知道了。所以一點不敢抵抗。從此謠言漸息。人口也平安。如常。那裏有什麼地煞。尊香道。迷信的事。總是偶然。湊巧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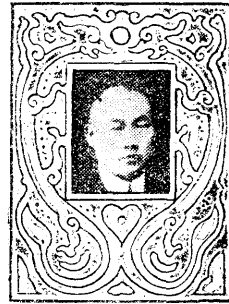
所以容易得人相信。要是陳將軍專說官話。不把癥結除掉。那障礙要愈積愈多了。馮華道。惠州地方的警察能夠盡職。也是因着長官時常要微服私行的原故。馮香點點頭。當下因着爲時不早。也就分別就寢。明天馮香到廣州去。不是本書範圍以內。也就按下不提。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三十三回

盛暑祁寒呼姑惡

三言兩語救雛恩



湖南甯鄉縣地方雖不偏僻。風俗十分鄙陋。婚姻制度。完全是賣買性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終身大事。就此斷送。那些清貧人家。生了女兒。嫌着吃着困難。老早便攀了親。五歲六歲。就送到夫家去做童養媳。阿婆苛待童養媳。本來是一件極普通的事。不要說甯鄉偏僻。不見慣大地方的氣派。就是通都大邑。巨室貴家。也免不掉這個惡習。這是泛論。單講甯鄉城裏。有一家富戶。姓李名發源。賣布爲業。手下着實積了不少的錢。活了五十多歲。而大兒子庭桂。娶了一房媳婦。另外住在一所宅子裏。不常到老家裏來。有時來望望娘親。也和親戚朋友一般。要帶些食物點心來孝敬。因此發源的妻子陳氏。十分鍾愛他。時常要把這個榜樣給小媳婦看。小媳婦喚做洪蕊。珠家裏沒有什麼可靠的人了。只有一個遠房老兄喚做洪兆麟。一年到頭不住在家裏的。因此格外孤苦伶仃。八歲上就到李家做童養媳。

發源的。少子庭蘭是頑皮不過的前幾年。專一和蕊珠齋泥模捉迷藏的。頑要偷然打碎了。泥模或是跌了。筋斗庭蘭就大哭大跳起來。陳氏趕過來不問清紅皂白便結結實實把蕊珠打了一頓。起初蕊珠還要辨白幾聲。後來覺得說也徒然。索性硬着頭皮一百個不響。橫豎早晚喫一頓傢伙罷了。過了幾年庭蘭長大了。雖是略略懂得些規矩。却還是江山易改。本性一樣。不知道只是俏。眼做給瞎子看。無論如何做得怎樣好。在你看來總是不對的。庭蘭在一家雜貨店裏做夥計。一個月還來一兩次。陳氏便咕嚕道。養了雞兒不生蛋。不是白蝕。



脾氣來。在十七歲上結了婚。陳氏對蕊珠道以後這一門子裏的事都要在你手裏做了。你須得看看你嫂子的模樣。多麼有禮數。否則也教人家笑話。蕊珠心想我那

了米不瞧見大媳婦討來不到兩年就生了大胖兒子呢。蕊珠聽了氣得不知所云。生育的事完全出諸自然。自己也做不得主。況且庭蘭老不住在家裏的。後來陳氏也有些覺悟了。便要庭蘭多在家裏住幾天。說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庭蘭道：做人家夥計不得自由。倘然時常不在店怕不要捲舖蓋滾蛋麼？陳氏道：那麼你索性不要去學生意。一來雜貨鋪裏也學不出什麼本領來。二來家裏也有些事情我們婦女幹不來的。三來你老子賣布賣了三十多年。比做官還寫意。你也可以繼續舊業啊。庭蘭當真聽了母親的話。向雜貨店告辭。做賣布的勾當。每一個月出門一回。約莫過了十多天也就還來了。這些布都是近城農家所織。工錢輕。所以賺頭還不小。不過要省喫儉用。纔夠開銷。否則反要貼本出門。人處處要留心。究竟庭蘭年輕不濟事。第一二回還好。後來漸漸的沾染嗜好了。賭錢也歡喜。雅片烟也要瞎呼呼。從此沒有一次不是虧本了。陳氏道：免了罷。這樣喫辛苦在外面走路。反而貼上許多的錢。千做萬做。蝕本生意不做。還是住在家裏放債。博些利息做的小買賣。倒安謐呢。這一年上蕊珠有了孕了。本來每天清早起來就要提水燒粥。等大家肚皮飽了。纔輪到自己喫三餐的。端正收拾都是蕊珠一手經理。到了晚上又要織布紡紗。陳氏在午飯

以後總要睡一回午覺到了黃昏精神反而好起來不到一兩點鐘不去安睡的。倘然蕊珠躲懶不做他不聽見紡織的聲音便要罵了。春秋佳日倒還沒有什麼苦只是在夏天天氣熱蚊蟲多十分難熬。冬天西北風吹得人簌簌抖手指兒都凍得僵了。陳氏那裏顧到這些地方呢。自從蕊珠有了孕身子也累墜得多精神氣力都減色了。日間做了一天事到了晚上已經覺得腰痠乏力。那裏還耐得起做夜工。但是却又不敢不做。只好把淚珠滴落向自己肚裏去。那庭蘭呢。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或者輪完了還到家裏向蕊珠逼錢。蕊珠爲了息事甯人起見只得偷偷掩掩把日積月累的辛苦錢給他些。却又不敢使阿婆得知。否則反而惹出許多是非來。或者喝酒喝得希迷爛醉到了房裏便和殺豬一般打起鼾聲來了。說不定有時還要嘔吐狼籍。可憐給陳氏知道了。都要怪怨蕊珠的不是。倘然蕊珠伏侍得好一點。庭蘭決不到外邊去的。蕊珠家裏沒有人儘受着一肚子的氣也沒處告訴。忽地平空飛來一個救星了。這時姑且按下不表。却說洪兆麟到外邊混了好幾個年頭。居然遭際得時已經做了軍官。來他想到故鄉還有幾間破屋須得去整理也教人家知道。洪家的子孫有的很發達呢。因此便帶了兩個馬弁運了幾件行李到甯鄉來。先尋到老宅。那宅裏一

個遠房伯父喚做承先的住着見兆麟大模大樣好似做了官了便問道姪兒這幾年在那裏得意兆麟道不過在軍隊裏混口飯吃罷了承先道你可想把家眷接了還來究竟祖宗墳墓都在這裏做子孫的既然得意了便應該在祖宗面上威風威風兆麟道我正想如此明兒會了縣公祖商量商量借一處公地請親戚朋友喝一杯酒再說承先起初還有些不相信後來聽見要會縣公祖可是假不來的當夜十分恭敬的請他吃酒飯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兆麟當真到縣裏去那知縣見是軍官又是治下的紳士那敢怠慢接了進去談了一回閒話漸漸說到要借地請客的事那知事道儘有儘有就是敝處也可以奉借的兆麟道那是再好沒有了準定後天罷不過兄弟離鄉已久這裏幾位紳士已經多數不記得了還要費科裏幾位書記先生的心給我開一個單兒派一個下大夫去走一遭那知事道便當便當兆麟坐了一回告辭而去還到家裏承先道我們族裏也要請老姪喝一杯酒呢兆麟道我還沒有孝敬怎好先擾你們承先道也給我們光輝些罷不必多客氣了說着便拉了兆麟就走馬弁也跟了去到了一個酒樓上早有五七個族人先坐着大家招呼了各自坐定到了十二點鐘開席面團團坐了十二人酒過數巡中間有一位族長喚做尙賢的道昌

先的女兒蕊珠給阿婆虐待得怪可憐的本來我們族裏也應該說幾句公平話只是大家都是好好先生最怕費唇舌總是你推我諉沒有人出頭如今好了我們族裏也出了鳳凰了可以向李家說說響話了承先道怎麼不是我今天朝上也見過他面黃肌瘦像乾癟的佛手一般恐怕不久要到閻王老子那裏去了一個年紀最輕喚做長生的磨拳擦掌道你們不去我也敢告個奮勇把老乞婆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兆麟道且慢凡事總有一條理要動手也須先禮後兵況且他家也只有一个婦女當家我們先動了蠻反而給人家笑話以爲欺侮寡婦讓我先去請了他的兒子過來好言勸他一回倘然仍舊有虐待的事然後把顏色給他看不遲大家聽了都答道到底兆麟臨過市面懂得事務我們遵你的命就是了喫過了酒各自散去兆麟便差馬弁問訊到李家去請庭蘭那庭蘭正還到家裏喫飯爲了飯燒得硬些罵蕊珠沒有眼珠看不出水多水少來忽見走進一個軍人來身上佩着手鎗十分威武心上一楞不知道何事到來那軍人道誰是李庭蘭庭蘭不敢答應只管問他有何貴幹那軍人道我們老爺請過去說話庭蘭道你家老爺姓甚名誰我沒有認識啊那軍人在口袋裏摸出一張卡片來只見上面寫着洪兆麟三個大字下面寫着晉臣甯

鄉四個小字。却還是不知道。和他有什麼淵源。那軍人催促他就去。庭蘭匆匆吃完了飯。便跟着軍人前去。到了兆麟家裏。見了兆麟。兆麟道：「老弟的夫人是我家昌先叔父的女兒。你是我的妹婿。我時常在外面走動。大概你不認識了。」庭蘭道：「原來是舅兄一嚮少候。抱歉得很。」兆麟道：「既是自家人。也不必客氣。這回請姑爺過來。非爲別事。因爲聽得蕊珠妹在你家裏做得很辛苦。非但勞而無功。還時常給你家母親打罵。彼此都是一個人。不過我們姓洪的窮得不成模樣了。所以處處吃虧。吃了虧也同啞子吃了黃連一般。但是我瞧見他可憐的光景。實在有些不忍。所以請姑爺過來。還去對你的母親說一聲。以後待蕊珠也得和順些。否則我們族裏要出來管帳了。橫豎你們有錢。索性費了幾千塊錢的生活費。重新討一個好媳婦。罷庭蘭聽了。恍然大悟。揣他的神氣。一定有來歷的。只得滿口答應。退了下去。還到家裏對陳氏說。知陳氏努着嘴不理。庭蘭把兆麟的氣概說話的硬朗講給他聽了。並道：「他如今做了軍官了。說不定給他抓了去。碎的一鎗結果了性命。不是玩的。」陳氏那纔有些胆寒了。自然也要斂跡些。兆麟請客的那天。他還當着許多紳士發話道：「現今男女平權。做翁姑的對待媳婦。也得和平些。况且法律上認爲一件重大的事。要是虐待媳婦。那翁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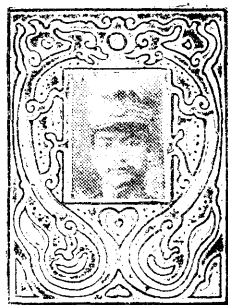
就。應。該。受。懲。處。我。們。甯。鄉。地。方。這。個。風。俗。最。壞。希。望。大。家。改。良。改。良。這。風。聲。傳。到。許。多。有。童。養。媳。的。阿。姑。耳。邊。好。似。聽。了。一。個。青。天。霹。靂。不。敢。十。分。行。使。他。無。上。的。權。威。了。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三十四回

宿池河談虎色變

入塔山羣盜成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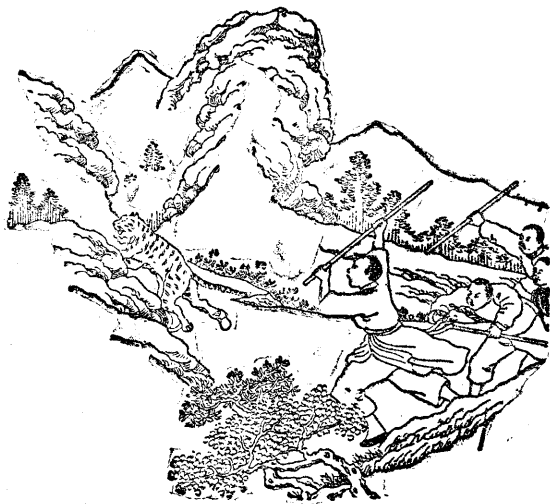
現在的津浦鐵路在二十年前還是荒涼野僻得很像南段徐州
。 濉州一帶簡直是匪盜窟宅行旅都視為畏途那年的夏天忽然傳
說臨淮池河之間的塔子山出了老虎到了那裏大家都不敢經過
林虎正要到徐州去探望親戚在池河打了尖只聽見客店裏議論
紛紛都是說的塔子山老虎的事店主人道前三天有一位客人也是從南邊來的帶了四
件行李到這裏我們關照他不要上去了還是改從別條路罷就是遠一點到底值得那客
人。不信誰知第二天哭喪了臉走來了說道那塔子山當真有老虎嚇得我沒脚奔跳性命
總算傲倖沒有送掉可是四件行李掉在山下須得求求諸位熱心人相助去取來救我一
救大家看他可憐便趁着青天白日各自帶了傢伙前去誰知來到山下老虎果然沒有出
來那行李也不知去向了山下的人家都爲了有老虎老早搬開了這些東西是誰拿去的

呢。老虎不吃人。却要吃行李。也是奇聞。林虎聽了。也有些不信起來。便問道。這山有多大。店主人道。很大。很大。北連橫山。南通磨盤嶺。一時也說不盡的險惡。本來南北往來的人。因着有一條官道。大路覺得直捷些。所以人跡朝暮不斷的。如今兩邊都知道了。這個信息。大家都不到這裏經過。就是我們專靠商賈旅客吃飯的。也是大受影響啊。林虎道。這中間似乎有些疑竇。論理老虎只是要吃人。那裏有吃行李東西的道理。或者有爲虎作倀的強盜在那裏趁火打劫呢。我倒要想去領教領教。不知道可有人相助。店主人搖搖頭道。誰肯在老虎嘴裏奪食吃。還是揀太平的路走罷。林虎道。不是這樣說的。我們倘然能夠殺掉一兩隻。或是從此肅清也替地方上造福。究竟老虎是沒有智識的。我們人爲萬物之靈。不能力敵。何難智取呢。店主人道。依你的計畫。便怎樣。林虎道。我想聚集了二十個精壯少年。第一要眼明手快。分作兩隊。一隊假裝行旅客。一隊埋沒在山坳樹背所帶的武器。一半是打虎用的一半。却是要打人用的。大家身邊多帶些糧食。說不定要等他一天半日。我想就是不能取勝。也有個水落石出。店主人道。好的好的。我來替你招兵備餉。當下便出門去了。停了一刻。早有十多個少年走來。都說願意同去打虎。林虎看他們雄糾糾氣昂昂。一定是好手。便錄

下了。姓。名。借。一。所。土。地。堂。裏。臨。時。講。演。些。法。門。到。了。明。天。地。方。上。人。辦。了。酒。席。送。行。吃。飽。了。整。隊。而。去。一。時。聲。勢。倒。也。不。弱。天。氣。熱。日。光。又。大。走。了。一。程。個。個。汗。如。雨。下。便。在。一。叢。樹。林。裏。休。息。一。回。再。走。等。他。們。埋。伏。停。當。已。是。日。薄。崦。嵫。了。林。虎。和。七。個。同。伴。一。步。步。走。上。山。去。轉。過。了。好。幾。個。峯。頭。却。並。不。見。動。靜。大。家。默。默。地。走。着。也。沒。有。計。算。走。了。多。少。路。程。只。是。覺。得。有。些。飢。餓。了。便。揀。一。塊。平。坦。的。山。石。坐。下。來。摸。出。乾。糧。來。大。嚼。正。在。嚼。得。起。勁。忽。地。起。了。一。陣。風。吹。得。涼。沁。肺。腑。草。木。紛。披。林。虎。道。準。備。着。大。約。那。東。西。出。來。了。大。家。立。起。身。來。四。面。察。看。沒。有。什。麼。現。象。等。了。長。久。還。是。寂。然。林。虎。笑。道。我。們。上。了。小。說。的。當。了。說。什。麼。老。虎。來。時。先。有。一。陣。腥。風。咧。又。說。什。麼。雲。從。龍。風。從。虎。咧。到。底。是。捏。造。出。來。的。話。一。個。同。伴。道。方。纔。吹。來。的。風。不。是。腥。風。却。是。涼。風。所。以。沒。有。虎。來。啊。林。虎。道。看。來。今。天。不。出。來。了。我。們。且。還。去。明。天。再。來。罷。那。些。同。伴。聽。他。的。命。令。旋。轉。身。子。照。原。路。下。山。路。上。都。有。暗。號。在。上。山。的。時。候。做。好。的。或。是。在。草。上。放。一。塊。山。石。或。是。把。草。拔。去。了。一。堆。或。是。聚。了。三。四。塊。小。石。子。在。一。起。所。以。走。下。山。去。十。分。熟。識。不。至。岐。路。徬。徨。了。走。不。到。一。半。之。路。那。一。株。大。樹。背。後。有。一。個。黑。影。移。動。先。給。林。虎。瞧。見。卽。分。付。他。們。伏。下。身。子。他。把。身。邊。一。枝。鐵。尺。握。在。手。裏。等。候。那。黑。影。

的出現不多時。見大樹後跳出三個黑影來。手裏都有傢伙。林虎知道並非老虎。心下已是寬了一半。便分付同伴端正廝打。那三個黑影跳到跟前。却是面塗煤灰。頭縛包巾的三個大漢。一個握着一根悶棍。擊頭向林虎打來。來勢十分凶惡。林虎把身子向左一閃。把悶棍讓到一塊山石上去。可是左面也有一根悶棍。在肩上打下來。林虎又向後退下幾步。也沒。有給他打着。這時那七個同伴便齊告奮勇。在三個強盜的四周。東打一拳。西跌一脚。雖沒。有多大氣力。却也足以使他們應接不暇。那三個強盜知道不是對手。便想打出重圍。溜之。大吉。可是正在此時。一個握三折鞭的早給林虎當背心一鐵尺。打得倒在地上。吐血其餘。兩個見狀。格外不敢再戰。拚命要想離開這裏。但是那裏能設不。料有三個同伴曾在地上。放了捉老虎的繩索。火藥。那兩個強盜恰巧又走到那裏。一聲爆發。一雙齊倒。林虎便和同。伴將三個強盜手脚縛住。放在一邊。索性要直搗巢穴。便向握三折鞭的問道。你們一輩子。共有多少人。那強盜正待不說。給林虎在腿上踢了兩脚。便直叫起來道。我說。我說。山上還。有六個。林虎道。真的麼。那強盜道。偷然有半點虛假。天雷殛死。林虎道。你們的老窠在那裏。那強盜道。有兩處。一處在荷花峯。一處在鑿子灣。林虎道。離開這裏有多少路途。那強盜道。

荷花峯就在這山的上面不到兩里鑿子灣却在山後有七八里之遙呢林虎便留四個人
在這裏看守又把手掌拍了四響那時夜闌人靜清脆可聽不多時陸續又走了十三個同
伴來他們都是隨處埋伏着預備老虎向四下亂竄好半途襲擊林虎道如今不必埋伏了
我們整大隊去直搗黃龍罷大家聽了都很高興抖擻精神走上山去那時雖已半夜光景
幸而月光明亮方弗點了一盞大電燈所以走路很便利曲曲折折走了一里
多路還都是雜樹參差沒有什麼房屋可見大家在石上坐了一刻再向前走
一個同伴走得最前忽地發一聲喊道老虎來了林虎向前看時原來真的



有射着那老虎却兜轉屁
去。看。如。何。射。了。一。箭。並。沒。
了。分。付。姑。且。把。火。箭。射。過。
虎。威。林。虎。倒。又。有。些。疑。心。
却。是。立。在。那。裏。呆。看。毫。無。
只。見。那。老。虎。並。不。撲。過。來。
便。分。付。把。火。箭。端。正。在。手。
那。裏。心。想。到。底。有。老。虎。的。
一。頭。黃。毛。斑。剝。的。老。虎。在。
一。頭。黃。毛。斑。剝。的。老。虎。在。

股就走。林虎道：「這老虎倒也作怪。可是見了我們，怕懼麼？我們追過去，大家聽他的話追去。」那老虎只是向前奔逃，追了一段路，那老虎立起來了，倒把林虎嚇了一跳道：「難道是老虎精麼？怎麼可以人立的呢？再一瞧時，見那老虎兩腳走着比四腳走快得多。林虎那纔明白，是假老虎，便分付用力的追去。路兒漸漸遠，虎兒漸漸近，給林虎一枝鐵尺飛擲過去。那老虎撲地就倒，趕過去看時，那鐵尺早打中了老虎頭，暈倒在地上，只有呻吟的聲息，沒有掙扎的能力了。林虎道：「荷花峯在那裏，那老虎停了一停，神道前面就是林虎又留下兩個同伴看守這假虎。一行人衆依舊前進，走不到半里路，早見一所古廟嵌在山坳裏，四周有大樹蔭蔽，形勢極好。林虎派七八個同伴在外面等候，他領着六人直走過去，廟門開着，裏面燈燭輝煌，有五個人圍着桌子喝酒。那裏知道飛將軍從天而下一回兒，兩手都給他們縛住了。林虎道：「你們在這裏擾害行旅，該當何罪？那五個強盜還想抵抗，一來手已縛住，不得自由；二來見來的人都有傢伙，決難抵敵。因此只得俯首無言。林虎在四下找尋了一回，沒有藏躲的人了，便押着五個強盜走出廟來。那在外邊守候的同伴也捉住兩個，仔細一問，原來一個是擄來的池河人，當時都說他給老虎吃了。誰知却和老虎一起住着，一

個。是。他。們。的。伙。夫。面。黃。飢。瘦。十。分。憔悴。林。虎。道。我。們。到。了。池。河。再。發。落。罷。便。問。那。伙。夫。到。底。這。山。上。有。多。少。強。盜。那。伙。夫。道。這。裏。五。個。都。給。你。們。捉。着。了。還。有。一。個。做。老。虎。去。了。三。個。到。山。下。去。等。主。顧。的。籠。統。不。過。這。九。個。林。虎。道。那。四。個。也。給。我。們。捉。住。了。不。過。山。背。後。還。有。一。個。鑿。子。灣。你。知。道。沒。有。那。伙。夫。道。我。非。但。知。道。並。且。一。天。總。要。去。一。趟。的。那。邊。沒。有。人。你。們。到。鑿。子。灣。必。須。經。過。夜。又。徑。這。夜。又。徑。便。是。做。老。虎。的。那。個。躲。在。那。裏。林。虎。道。懂。了。懂。了。原。來。先。前。那。廝。說。的。還。有。一。個。老。窠。在。鑿。子。灣。意。思。想。引。我。們。經。過。夜。又。徑。好。給。老。虎。嚇。退。誰。知。我。們。先。把。老。虎。嚇。倒。了。說。着。便。走。下。山。去。一。路。收。拾。俘。虜。一。起。押。着。走。到。池。河。又。等。了。一。刻。纔。見。天。明。鎮。上。的。人。都。來。觀。看。有。幾。個。認。得。出。這。些。強。盜。都。是。近。處。的。破。落。戶。流。氓。那。些。強。盜。也。是。苦。苦。相。求。饒。了。性。命。並。且。賭。神。發。誓。以。後。決。不。再。幹。當。地。的。人。也。不。肯。多。結。冤。家。便。勸。林。虎。從。寬。發。放。林。虎。見。本。地。人。不。願。多。事。因。此。落。得。做。好。人。便。向。那。些。強。盜。開。誠。布。公。的。勸。化。一。番。然。後。放。了。他。們。他。們。叩。首。道。謝。而。去。還。到。山。中。把。以。前。搶。劫。來。東。西。俵。分。了。各。自。改。營。正。業。這。裏。許。多。人。便。排。日。殺。雞。炊。黍。替。林。虎。洗。塵。慶。功。鬧。了。幾。天。然。後。動。身。從。此。這。條。路。上。王。道。蕩。蕩。絕。無。阻。礙。等。到。鐵。道。貫。通。格。外。化。險。爲。夷。咧。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三十五回

破工夫化裝探賭窟

遭暗算黑夜打流氓



廣州城裏有一個賭場規模極大布置極密都是那些大紳士大富翁所出入手頭窳一點的就不敢問津一天輸贏進出數目着實可驚因着有護身符保駕將軍所以官廳從來沒有干涉過許崇智到了廣州知道有這個祕密窟便授意僚屬趕緊去破獲爭奈四處都有伏線這裏剛纔出諸口不多時已經傳到那邊看來風聲不佳就掩旂息鼓遷地爲良因此去了幾回總是室邇人遠廢然而返一天接着的一封信是一個破家亡身的賭徒寫來的上面說我爲了一時之愚墮入魔窟把家裏祖宗辛苦掙下來金錢漸漸消磨破家不足還氣死了老娘親憤死了妻子如今雖已回頭然而家徒四壁生活維艱了下面再把這賭場主持的人物房屋的路徑說得十分詳盡末了還說這個賭窟是人間地獄許多罪惡都是因此而起此害不除民無噍類說得非常痛切許將軍讀了一遍再讀一遍覺得雖是小事

却不。便。忽。視。說。不。定。中。間。還。有。更。大。的。祕。密。包。含。在。內。因。此。下。一。個。決。心。要。自。己。去。偵。探。一。回。但。是。不。化。裝。容。易。露。出。破。綻。來。便。派。親。隨。到。估。衣。鋪。裏。買。一。件。天。青。甯。綢。的。袍。子。玄。青。甯。綢。的。馬。褂。裝。做。前。清。遺。老。模。樣。嘴。裏。却。含。着。雪。笛。手。裏。却。拿。着。司。的。克。表。示。雖。是。官。僚。有。些。地。方。很。能。隨。宜。從。俗。他。裝。扮。舒。齊。搖。搖。擺。擺。走。出。衙。門。那。些。衙。門。裏。的。下。級。員。司。都。注。意。他。的。舉。止。却。沒。有。瞧。破。他。是。最。高。行。政。長。官。第。一。步。就。覺。得。很。順。利。了。他。照。着。信。上。所。說。的。地。址。走。去。到。了。門。口。從。身。邊。摸。出。一。張。紅。京。片。上。面。印。着。言。宗。明。三。個。北。魏。字。反。面。是。亮。甫。行。四。說。是。要。見。這。裏。王。大。人。那。門。房。把。他。上。下。打。量。了。一。刻。陰。陽。怪。氣。的。問。道。府。上。那。裏。見。我。們。大。人。有。何。貴。幹。許。將。軍。道。剛。纔。從。香。港。來。沒。有。什。麼。事。只。是。和。你。家。主。人。有。一。面。之。雅。特。地。來。候。候。他。門。房。道。且。請。裏。面。坐。說。着。便。引。了。許。將。軍。走。進。去。曲。曲。折。折。約。莫。走。過。了。三。四。進。有。一。間。花。廳。陳。設。得。十。分。古。雅。門。房。道。請。坐。待。去。通。報。他。捧。了。京。片。再。到。裏。面。去。停。了。好。一。回。聽。見。備。衛。裏。履。聲。橐。橐。知。道。那。王。文。山。在。那。裏。走。來。了。只。見。文。山。約。有。四。十。多。歲。年。紀。留。着。兩。撇。仁。丹。鬚。穿。着。藍。緞。團。花。袍。子。玄。緞。團。花。馬。褂。既。像。官。僚。又。像。政。客。相。見。着。便。打。恭。作。揖。十。分。客。氣。坐。下。了。許。將。軍。先。開。口。道。文。翁。貴。人。多。忘。大。概。兄。弟。的。模。樣。雖。是。依。然。而。在。

文翁却已經有些記不起來了。文山道：「確乎有些記不起了，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面過好幾回的。」許將軍想他上了道兒了，便答道：「在香港的總會裏啊。」文山點點頭道：「是的是的。」記起來了，似乎和亮甫兄打過幾場撲克的說着格格笑了一陣。其實許將軍那裏會和他打過撲克。正所謂三句不離本行無意之中露了馬脚。許將軍道：「一嚮在府上如何消遣？」文山並不疑心他有什麼作用，而來看他神氣古怪，未脫三分土味，正想拉攏過來做一個冤大頭。因此答道：「不瞞亮甫兄，廣州城裏既沒有好戲院，又沒有好妓院，我們消遣除掉抹幾張牌以外，簡直無事可爲了。」許將軍道：「改日兄弟也要來湊趣孝敬。」文山道：「亮甫兄，是此中健將，還是要我們的孝敬呢？」許將軍道：「兄弟此調不彈已久，指生荆棘，自然不濟啦。」文山道：「今天亮甫兄沒有事，可以到裏面去敍敍啊。」許將軍道：「也好也好。」兩人便從備衛進去，走過了許多房屋，見有一個小結構的園林，倒也水木明瑟，既雅且靜。一所敝軒，上面題着「愛竹居」三個擘窠大字，是劉墉所書。四壁懸掛着許多書畫，琴台供桌上，周鼎商彝，也是位置得有條不紊。一切器具都是紅木紫檀，非常講究。再進去，是一間套房，裏面坐十多個人，正在那裏押灘。見許將軍進來，循例都向他點點頭。文山在桌邊騰出一個坐位來，請他坐。他坐

了。一回勉強也押了。兩記說也奇怪無心得采。偏都押着後來又押了幾記推說有事。明天再來。文山送他出來對他說以後可以常來走走當真他。每天到了三四點鐘的時候總到那兒幾個人進去很困難的。可是。一個人去對付十多個人總有些措手不及。非但不能成擒。反而要鬧出笑話來。所以想了幾天纔想出一個法子來。那天他依舊大搖大擺的到了賭窟。坐了一刻外面聽差進來道外邊有人要找言老爺說話。許將軍道那人姓甚名誰聽差道這倒沒有問明。他說是言老爺府上的親隨。許將軍道喚他進來就是了。那親隨剛到裏面



四
去那許多賭客見他手面也不弱脾氣又爽快所以十分歡迎。亮翁先生亮甫兄叫得一片聲喧接連去了五六天內中祕密知道不少正好下手了。只是有一樁難處那兒門禁森嚴要帶

還沒有說出話來。聽差又來道：「一個姓孔，一個姓方，都要來見老爺。」許將軍道：「請他們進來聽差去了。」許將軍故意和那人講話。等那孔方兩人進來，許將軍就立起身來道：「預備那些賭客頓時一嚇，都迴過頭來，只見什麼言老爺，咧什麼親隨，咧什麼姓孔的，咧什麼姓方的，咧一個個惡狠狠地手裏握着勃郎林相，向大家都莫名其妙一時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只是呆呆的立着，有幾個悄悄的從別人後面走開了。有幾個已經面如土色了。到底還是王文山有些胆氣，挺出身子來道：「亮甫，你可是發瘋了麼？」許將軍獐笑道：「你纔是瘋呢！你可認識我是誰？我難道真的是言宗明、言亮甫麼？我乃許崇智也。」這句話說了出來，頓使文山目瞪口呆。呆了許將軍接着說道：「我爲了有許多好的人家都敗落在你的賭窟裏，有許多好好的生命都斷送在你的賭窟裏，又因爲你這裏多麼祕密，所以費盡細針密縷的功夫，擺下陷阱來捉你。如今你還有何說？」迴過頭來對其餘三人道：「替我縛起來。」那姓孔、姓方的便在一邊摸出洋鎊來，把王文山雙手縛住。許將軍道：「其餘的饒着不問。」當下帶了文山走出門去。那些聽差見了這光景，自己躲避不暇。那裏還敢來阻擋。到了門口，早有一輛汽車停在門外。一行人衆都坐上汽車，馳向衙門而去。當時真可算得人不知，鬼不覺。後來遠

近都傳遍了。不免大吃一驚。那些次一等的賭窟。只得暫時停止。看看風聲。再來。可是那許多依賭爲活的潑皮流氓。地痞土棍。未免有樹倒猢猻散的光景。私下結合了十幾個有胆量有氣力的人。天天在衙門附近。等許將軍出來。好出一口鳥氣。因爲許將軍極喜歡微服私行。否則禁衛森嚴。他們那裏敢在老虎頭上拍蒼蠅呢。一天許將軍從一處宴會上。步行回衙。那時天色已經昏暗。得不堪離開衙門。兩條街有一片空場。許將軍經過那裏。並不注意。不料忽從那空場上跳出四五個人來。猛向許將軍背後一推。許將軍沒有防備。不免略吃一驚。幸虧他有脚力向前一幌。仍舊給他撐住。並沒跌倒。迴轉身來。見有四個不倫不類的人在着。看來蓄意不良。許將軍也不喊出聲來。只是默默測測地一個金剛掃地勢。把一個勾倒在地。接着左揮一拳。右揮一拳。把其餘三個打得東歪西倒。讓許將軍揚長而去。正在此時。又聽見一聲唿哨。前面又有兩人攔住去路。後面四人也重復追來。許將軍心想。這可糟糕了。雙拳難敵四手。如今前後夾攻。有六人之多。怎好抵擋。摸摸身邊連手槍都沒有帶。偷然他們有了手槍。那是更危險了。要想喊起來。這一段路。却又是。很冷清的。就是有幾家人家。都關上了門。那裏來的救應。只有硬着頭皮。拚他一拚。走出了這條街。那邊比較熱鬧。

一點或者有人走過就不要緊了。因此便抖擻精神上前伸起左手向立在前面的一個面部抓去。巧不過却抓在眼睛上。那人把頭一低兩手捧住了眼睛失了戰鬥力了。後面四人都向許將軍撲來。許將軍把前面還有一頭猛力的一推兩人措手不及身體一閃却給許將軍閃了過去。那時局勢變了兩面夾攻變了一面受敵就輕鬆不少。許將軍見他們還是緊跟不捨知道不給些苦他們吃決不退去了。他便立定了身子準對他們一個上前他攔腰挾住揮一個團轉第二第三個上前他就把挾住的做武器。那人急得喊饒命他們見非但不能近他的身反而苦了夥伴只得拱手討饒道。許將軍真是神武英威我們小鬼跌金剛自不量力恕我們無知饒了我們罷。許將軍見他們已經心悅誠服也不高興和他們認真便轉身走去到了衙門行若無事。可是廣州城裏城外都傳遍了這回事。都說許將軍真厲害空拳打退六人。又是在黑暗的夜裏從此許將軍儘着掉臂遊行沒有人敢來碰他了。有許多賭客特地挽託體面紳商向許將軍說項。把王文山放了。情願具結永遠不開賭場。還肯孝敬多少錢物。許將軍那裏肯聽。到後來判了六個月的徒刑。一時百姓都額手稱慶。爭奈廣州城是個賭城暫時還可以禁絕過了些時。早又陽奉陰違了。但是許將軍這一下。

總算是一件爽快的事情了。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三十六回

遊春郊村軀談瑣碎

剪青絲節婦誓冰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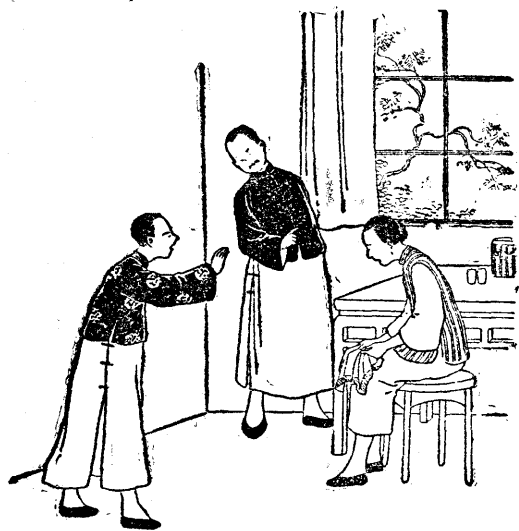
一天正是暮春三月。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時候。范石生和他的朋友鄭壽。到香山城外去閒逛。田野裏麥浪如煙。正忙在農作。走得乏力。便到一家村莊上去歇歇。討一杯茶喝。便和那家一個老婆子攀談。那老婆子道。現在的世界。真是混帳的世界。我看長毛還不如石生道。你話怎講。那老婆子道。間壁汪家。嫂子守了五年節。有人來轉他的念頭。石生道。天要落雨。娘要嫁人。誰都不能做得主。究竟也是自己動了心。纔有人來動他的身。老婆子搖手道。這倒不要冤枉他。平時真是規矩。連雄蒼蠅也飛不到他身邊的。况且家裏還有一個小叔。一個小姑。都是嬌養慣的。差不多沒有一刻離得開他。每日做些活計。做成了也是小叔拿到城裏去的。我們做鄉鄰的一個。月也難得見他。幾回面。所以團團一方。誰都說汪寡婦將來要造節孝坊呢。如今可就保不住啦。石生道。這又奇了。既是他自己很有定

力怎麼會給人家做主呢。老婆子道：先生有所不知。原來汪家嫂子有一個遠房阿伯是個惡訟師，專一魚肉鄉民，無微不至。他想到汪家嫂子趕出了屋子，好走進去當他的家。因為汪家有二三十畝田，三處房屋，一年收入也不惡。啊石生道：蓄心倒不淺，只是忒陰險了。鄭壽問那老婆子道：你可知道那訟師想把他嫁給誰呢？老婆子道：說起來更覺得難纏。那人是城裏有名的惡漢，地道蛇楊三爹楊春。啊石生道：原來是他的確是個難惹的東西。他家裏已經有了三四個妻妾，聽說都是半搶半奪而來的。老婆子道：這裏村長雖也出來說過話，那訟師汪立人道：一來這是我姓汪的事，和姓汪的有什麼相干？二來我已經和楊三爺講妥，誰要出來誰賠這個損失。三來我肯作罷。楊三爺不肯便怎樣。臨了還說楊三爺是唯一的大人物，有財有勢，有力誰敢碰他。一碰也算一身是胆的。趙子龍了石生聽了，老大不高興起來。道：楊春又不是三頭六臂的人，便可以目空一切。我倒要管管閒事了。老婆子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這人豈是好惹的？況且倘然給他知道，是我說出來的，要疑心我攬掇你們的，使不得，使不得。石生道：你儘放心好漢做事，決不拖累別人的。我明天就去見楊春，看他可能怎樣擺布我。鄭壽道：你又要發戇氣了。別人家的事，你管他則甚。香山城裏

城外像這們的事不知道有多少。你有這許多閒工夫去問訊麼？石生道：「不傳到我的耳邊，不發見在我的眼前，我就不問。既然聽見了這麼的話，怎麼不氣惱呢？」鄭壽拉着石生的衣袖道：「去罷。去罷。時候已經不早了。好還去吃飯了。」石生跟着立起來，向老婆子謝了擾，走還城去。到了明天，石生一個人獨自到楊春的家裏門上通報了。楊春心想：「這人雖然有些曉得，却是從來沒有過交情。這回到來有什麼事呢？」所以一壁接了進來，一壁滿腹懷疑。石生坐下來，約略說了幾句。久仰少候的客套，便老實不客氣說出有骨子的話來了。開口便道：「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次要請三兄答應我一件事。」楊春道：「什麼事？請說。」倘然兄弟力所能辦，沒有不從命的。石生道：「我聽得三兄將要納寵納的，又是一個守節五年的寡婦。這件事我勸你取銷了罷。」楊春聽了，想這倒是件難事，倘然承認了，恐怕別生枝節。要是不承認，說不定給他拿了話柄去。因此先說了一聲：「這個……頓了一頓，接着說道：『兄弟買妾是有這回事的。不過寡婦與否却還沒有仔細。況且兄弟全權付託那汪立人先生的。汪先生是個讀書明理的人，在我們香山縣裏極有名望。許許多多尷尬的事，經他解決的，着實不少。這幾句在楊春以爲說些給石生聽好教他知道。汪立人的厲害不敢多事，誰知反而激動了。」

石生的憤怒。石生道：「既然這樣，我去見汪立人罷。」楊春心想：「這件溼布衫就是脫給立人罷。」便道：「很好，很好，看他怎麼態度罷。」石生告辭了，一徑尋到汪立人家裏。那汪立人也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路，便問范先生到舍間來，可有什麼見教。石生道：「聽說城外貴族中有一個寡婦費了你的心，逼他再醮給楊春，可有這件事？」立人道：「這是敝族中的瑣事，范先生怎麼問及？」石生道：「搶嬖逼醮，律有專條，況且於風俗人心極有關係，倒不能說是一姓的事呢？」立人道：「先生的意見怎樣？」倒要請教。石生道：「我的意思聽婦人的自由，倘然他自己要嫁旁人，也沒得阻止，倘然自己要守節，旁人強制他再嫁，只是要受法律制裁的。」立人道：「這倒有些難以分辯了。」婦人家總是怕羞的，那裏肯對人家直說？或者他本來有一點動機，經着旁人一說，就樂從了。那麼我們便不能派旁人的不是啦。」石生道：「這些話未免遁辭，可是我打聽得那汪家嫂子守了五年的節，只是始終一貫，從來沒有一點歪斜，你老不要錯認了。」好人立人冷冷的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石生道：「這事並不煩難，我和你同到那兒去，親口問他，看他說什麼話。」說話之間，的態度怎樣，倘然他支吾其辭，有些異樣，我就不問訊，否則莫怪我多事。」立人被逼不過，只得答道：「去一回也好。」兩人就出了門，到城外汪家去。立人在

門上扣了幾記。裏面有人問道。是誰。立人道。我是汪立人。裏面一壁把門開了。一壁咕噥道。又要來胡纏了。真討厭。立人到了裏面。對着汪寡婦。問長問短。十分親熱。汪寡婦問了兩句。答一句。却不住的眼。看着石生。識不出相。不知道這老頭兒。又弄的什麼玄虛。立人寒暄了一陣。便把石生介紹道。嫂嫂。這是我的朋友范先生。也是楊三爺的朋友。因為知道楊三爺要討嫂嫂去當家了。所以來賀喜。石生聽了。心想這廝倒可惡。把我也拖下渾水。缸去。但是如此。可以使汪寡婦不疑心。倒可以瞧出真態度。來。只見汪寡婦頓時眼圈兒一紅。把手巾拭着。兩眼一句不答。抽抽咽。



咽的哭起來了。這一下。却把立人慌得沒做理會處了。勉強裝做鎮定的樣子道。三弟死了。五年骨也變做了灰。人生也去投過了。你何苦。只是想着他呢。况且你有一個小叔。未婚。一個小姑。未嫁。以後的事。正難

着。那。麼。你。的。再。醜。也。是。出。於。萬。不。得。已。活。人。也。都。原。諒。何。况。死。人。呢。這。些。話。未。嘗。不。說。得。圓。轉。如。意。妮。妮。動。聽。誰。知。汪。寡。婦。聽。去。反。勾。起。萬。種。傷。心。再。也。不。能。按。捺。了。便。伏。在。桌。子。上。號。啕。大。哭。那。時。石。生。也。看。得。不。耐。了。便。對。立。人。道。如。何。這。樣。的。表。示。還。能。說。他。自。己。有。意。思。了。麼。立。人。也。不。能。分。辯。了。只。是。默。默。的。太。息。石。生。走。到。汪。寡。婦。身。邊。道。汪。家。嫂。子。真。是。烈。心。我。本。來。爲。了。汪。家。嫂。子。要。出。來。說。幾。句。公。平。話。的。這。回。還。是。來。試。驗。試。驗。如。今。我。明。白。了。你。的。心。跡。的。確。是。有。志。氣。這。件。事。全。在。我。的。身。上。你。安。心。撫。養。你。的。小。姑。小。叔。罷。以。後。決。沒。有。人。敢。來。欺。侮。你。了。那。汪。寡。婦。聽。了。直。的。立。起。來。在。桌。子。上。拾。起。一。把。剪。刀。向。頭。上。剪。下。一。縷。頭。髮。來。哭。道。像。我。這。般。人。應。該。早。一。天。死。掉。就。乾。淨。只。爲。了。小。叔。小。姑。不。便。放。他。們。孤。苦。伶。仃。所。以。忍。死。須。臾。倘。然。范。先。生。肯。出。力。那。是。不。但。我。活。的。感。激。就。是。在。天。之。靈。也。要。頓。首。感。謝。呢。石。生。把。立。人。拉。住。道。你。聽。這。些。話。何。等。慘。痛。你。的。心。不。是。肉。做。的。麼。立。人。呆。着。沒。有。話。說。石。生。道。我。們。去。見。楊。三。就。在。今。天。解。決。了。罷。說。着。便。像。老。鷹。抓。小。雞。似。的。把。立。人。抓。了。就。走。一。口。氣。到。了。楊。家。楊。春。出。來。相。見。石。生。道。現。在。已。經。弄。得。明。明。白。白。了。都。是。你。們。一。輩。子。的。邪。念。頭。要。想。用。硬。手。段。欺。人。家。無。拳。無。勇。今。天。碰。到。我。的。手。裏。可。不。讓。你。們。安。謐。了。你。們。快。

些說究竟。要。不。要。再。逼。人。家。節。婦。再。醜。了。倘。然。有。半。句。支。吾。我。就。和。你。們。倆。拚。一。個。你。死。我。活。立。人。見。他。磨。拳。擦。掌。倒。有。些。怕。起。來。了。只。是。楊。春。還。有。些。猶。豫。石。生。道。你。既。然。說。這。回。事。都。是。立。人。的。主。張。那。麼。你。可。不。能。食。言。而。肥。啦。楊。春。起。初。還。想。硬。挺。一。下。後。來。想。汪。寡。婦。到。底。並。不。是。天。下。尤。物。我。何。必。拘。執。一。見。說。不。定。吃。了。些。眼。前。虧。很。不。值。得。因。此。便。和。緩。了。口。氣。答。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裏。有。反。悔。的。道。理。石。生。再。進。一。步。道。既。是。這。樣。說。請。你。寫。一。張。筆。據。來。好。教。大。家。放。下。一。片。心。永。除。後。患。楊。春。答。應。了。到。裏。面。去。拿。出。紙。墨。筆。硯。來。寫。道。爲。尊。重。汪。寡。婦。貞。節。起。見。無。論。何。人。不。許。侵。犯。倘。有。宵。小。覬。覦。強。制。呈。官。嚴。懲。下。面。兩。個。人。寫。了。姓。名。簽。了。押。石。生。拿。了。拱。拱。手。道。驚。動。驚。動。轉。身。便。走。到。了。汪。寡。婦。那。邊。把。上。項。事。仔。細。告。訴。了。他。並。把。筆。據。也。交。給。他。汪。寡。婦。感。激。得。破。涕。爲。笑。那。時。小。叔。小。姑。也。都。從。學。堂。裏。讀。書。還。來。汪。寡。婦。命。他。們。叩。首。道。謝。石。生。對。他。們。道。你。們。兩。個。人。須。得。聽。你。家。嫂。子。的。話。他。千。辛。萬。苦。都。爲。了。你。們。你。們。將。來。不。要。忘。了。他。啊。說。畢。便。走。了。却。說。汪。立。人。用。了。半。世。的。歪。心。思。做。了。半。世。的。惡。訟。師。這。回。碰。了。頂。子。怎。麼。不。老。羞。成。怒。呢。也。因。着。石。生。正。能。克。那。又。是。拳。頭。上。立。得。人。的。氣。概。只。得。死。心。塌。地。不。再。吹。波。作。浪。了。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三十七回

走風雪故人戴笠

息雷霆壯士負荆



胡景翼少年便有大志。當弱冠之年，卽已投筆從戎。在軍隊裏當一個連長。他滿意想扶搖直上，建立些功勳。無奈他的長官生性疑忌，看他跳蕩不羈，以爲有反側之心。總是牢牢的抑制着，不使他陞遷。景翼倅僚無聊，向長官請求退伍。那知長官有意同他爲難，又是駁斥不准。景翼明白長官的用意，無非要自己虛糜歲月，把壯志消磨個淨盡，好死心塌地的服從他。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只得出於逃走了。這一天，悄悄的跑出營中，向荒野中亂竄而去。走了十多里路，以爲已經脫離虎口，心中釋然。正在緩緩的踱步，忽聽得馬蹄雜響，從後面追來。回頭看時，那十幾個騎兵已經把他團團包圍。一個騎兵跳下鞍來，用很長的繩索一端把他縛住，兩手一端自己牽着，上了馬，拽着他就跑。景翼認識那些騎兵都是長官的部下，知道自己逃走已被長官發覺，所以派了他們來追捕。私自潛逃，照軍法是要鎗斃

的。何況自己素不容於長官。這番捉回營中。當然性命不保。想到這裏。心中十分恐慌。加着那騎兵坐在馬上。牽着自己一路的跑去。雖則不及來時的迅疾。但是人總比不上馬的快。這時被一根繩牽着。只好跟着馬跑。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又是十分困頓。跑到一半路。程光景實在跑不動了。狂喊道。前面那位老哥。再要我跑。我要斷氣了。請歇息一下。罷。那騎兵只做得不理會。却又加了一鞭。偏生教馬跑得快一些。景翼沒奈何。只得使着勁兒跑去。心想。那騎兵和我也有同袍之誼。併知道我此去總是一死。怎麼不姑息一點兒。却要這樣的惡作劇。一時悲憤填胸。覺得萬念俱灰。還是早早一死了事。正在這個當兒。聽得耳邊嗚嗚價。一陣風聲。忽然樹林中馳出一匹馬來。馬上騎着一個瘦瘦男子。飛也似的向身邊掠來。從腰間拔出一柄短刃。一揮手。把繩子割斷。便覺得自己的身子已經被他一手提起。挾在腋下。撥轉馬頭。依舊從樹林中疾馳而去。那騎兵覺得繩子已斷。一回頭。但見一個黑影。電光似的向樹林中閃去。景翼已經不見了。真的飛將軍從天而降。有些莫明其妙。連忙招呼前面同伴。一齊向樹林中兜抄過去。曲曲折折的追過樹林。只見前面都是高山峻嶺。形勢險要。不敢深入。只得喪氣而回。這裏景翼蜷伏在那男子腋下。耳畔只聽得嗚嗚價。風聲彷彿

拂身。在孤舟之中。在大海裏。飄飄蕩蕩。不知所之。覺得頭昏目眩。起來加着身子。疲乏已極。便漸漸的睡去了。一覺醒來。張眼一看。自己却躺在一間室中。那男子笑嘻嘻的守在身邊。景翼連忙從榻上爬起身來。拜倒在地。謝他救命大恩。男子慌忙扶他起來。連說不敢不敢。隨卽叫僕人置酒設饌。替景翼壓驚。兩人接談之下。十分投機。景翼纔知那男子姓陳。名叫振東。也在軍營中當過連長。因爲上峯更換營長。自己和舊任感情很好。反抗新任。譁變起來。被上峯通緝。流落江湖。迫得投身盜黨。現在黨中充當小頭目。這個地方名叫餓鬼嶺。就是盜窟所在。今天閒着沒事。到山下去試馬。望見自己被騎兵牽拽而行。形狀十分狼狽。不覺動了個不平之心。所以特來相救。當時景翼心想自己也是個無家可歸。無國可投之人。不如索性做了強盜。倒也爽快。當時便把這個意思。告訴振東。振東大喜。席間設誓爲盟。和他結爲義兄弟。從此景翼便變做綠林英雄了。後來景翼重復投入軍界。與振東分道揚鑣。十餘年來。不通音問。不久。景翼統率了國民軍第二軍。轉戰千里。攻下洛陽。以後政府便任命他做河南督軍。但是他的勁敵。憨玉現。還是負隅抵抗。作困獸之鬥。這一天。風雪交加。景翼統率大軍。向西進發。去打玉現。經過深山中一個棧道。看見道旁有一人。背着手。站立。

觀看那人十分憔悴。但是英俊之氣流露眉宇。還認得出他。便是振東。景翼立即走下車來。趨前作了一個揖。說道：振東兄久違了。還認識故人麼？我們車笠之交。今日相逢。爲君下車了。說着。呵呵大笑。振東雖則知道這軍隊的長官就是景翼。却是現在這個人非常肥胖。和以前景翼的身段大不相同。一時倒有些惶惑起來。不敢招呼。景翼也焦急着道：你怎麼不理會我？我就是景翼啊。振東大喫一驚。正待拜倒下去。景翼連忙扶住了他。說道：苟富貴毋相忘。我猶存此志。你不要爲了我做督軍失了常態。說着。攙了他的手。一同登車坐下。依舊向前進發。兩人提起前事。恍如一夢。景翼纔知振東同官軍開火。連遭不利。手下弟兄傷亡大半。支撐不下。這個局面。只得離開山寨。想另謀發展。誰知命運不濟。飄流在這窮山之中。言下連連嘆息。不勝傷感。景翼只是呵呵的笑。說他不達觀。到了目的地。立即下了一個命令。任振東爲旅長。指派一旅人馬。聽他指揮。振東喜出望外。便督率部下。馳赴前敵。奮勇作戰。起來。後來把玉琨打得落花流水。凱旋而歸。論功行賞。還要推振東第一呢。從此景翼和振東的感情益發濃厚。和親兄弟一般。無二。不過中間有一回風波。弄得兩人幾乎決裂。後來還是言歸於好。這件事提起來。倒很有趣。原來振東有一個馬弁叫做劉惠堂。他

恃着振東的寵愛在外邊橫行不法。鬧了不少的岔子。一天他經過一家麵店。看見櫃檯上坐着一個少年婦女。略有幾分姿色。不覺饑涎欲滴。動了一個非非之想。跨入店中。靠着櫃檯。一張桌子坐下。叫了一碗麵。一壁喫一壁向那婦女擠眉弄眼。還胡亂的說些油腔滑調。那婦女却很鎮靜。假做不聞不見。毫無一些羞澀之態。惠堂無法可施。看看一碗麵已經喫完了。再也不能留戀一時。老羞成怒。使起性子立起身來。氣憤憤的就向外面跑。婦女也不理他。叫堂倌去要他還麵錢。堂倌追到店門口。攔住他道。你老還沒有還鈔。咧。惠堂破口大罵。扭住他就打。堂倌煎熬不住。喊起救命來。驚動了左右四鄰。一時人頭擠擠。圍攏來許多。人那婦女便似演說一般的向衆人報告。惠堂的無賴情形。要求大家評評。這個理衆人大怒。一窩蜂上去。把惠堂抓住一人。到附近去找。到幾個憲兵。憲兵問明情由。便押着惠堂到司令部去聽候發落。景翼聞知這個情事。勃然大怒。立即提惠堂到署。親自審問。正在這時。振東恩恩忙忙的進來。替惠堂求情。景翼道。這個不行。我執法如山。怎麼可爲了他一人。破壞全體的軍紀。振東道。話雖如此。但他是我的親信。督軍要辦他。豈非同我爲難。請督軍看我的情分上。恕他這一回罷。景翼不高興道。老兄錯了。這裏不是談私情的地方。而且我也

不。能。以。私。害。公。何。必。多。費。唇。舌。呢。振。東。不。覺。心。頭。火。起。大。發。雷。霆。咆。哮。道。甚。麼。話。你。做。了。督。軍。就。不。顧。以。前。的。交。情。麼。你。可。以。不。顧。交。情。我。却。偏。要。顧。顧。交。情。這。個。馬。弁。我。定。要。帶。還。去。不。容。你。干。涉。從。此。各。走。各。的。路。也。是。無。妨。景。翼。却。很。鎮。定。從。衣。袋。裏。慢。慢。的。掏。出。手。鎗。來。突。然。舉。起。向。惠。堂。連。開。數。響。惠。



驚。道。這。是。甚。麼。振。東。柔。聲。下。氣。說。道。方。纔。督。軍。說。的。話。是。不。錯。的。我。深。悔。當。時。的。鹵。莽。特。向。督。軍。負。荆。謝。罪。景。翼。呵。呵。大。笑。道。這。算。得。甚。麼。一。回。事。我。們。自。己。人。值。得。這。般。多。禮。麼。說。着。扶。他。起。來。振。東。正。待。再。說。幾。句。抱。歉。的。話。景。翼。把。頭。一。歪。倒。在。椅。子。中。又。很。酣。適。的。睡。去。了。大。驚。失。色。正。在。束。手。無。策。景。翼。把。手。鎗。向。他。身。上。擲。去。說。道。老。兄。如。果。不。服。請。鎗。斃。我。是。了。景。翼。本。來。好。睡。的。說。着。這。話。已。經。鼾。息。虎。虎。的。睡。去。了。一。覺。醒。來。只。見。振。東。低。着。頭。跪。在。面。前。大。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三十八回

避強敵高山獻身手

祭故人荒墓供頭顱



愁玉琨本來是綠林巨魁。當年轉戰千里。所向靡敵。素爲晉豫交界巨患。兩省官軍聽了愁玉琨三字。莫不談虎色變。望風披靡。他的聲氣也就可想而知了。那時玉琨不過弱冠之年。已經充當綠林小頭目。一天報說官軍大隊人馬。向山寨打來。大頭目老邁龍鍾。慌得手足無措。當下召集衆位小頭目。問誰願去抵敵官軍。衆人面面相覷。不加一辭。單是玉琨一揖上前道。小的願去。大頭目掀髯大笑。立時下令命玉琨前去應敵。玉琨領命退下。忽然一個偉丈夫。昂然上前。向大頭目道。這番官軍來打我們。據說有一團之衆。聲勢甚大。不可小覷。愁弟一人之力。如何可以抵敵大軍。不如我偕愁弟同去。招架較爲妥善。原來那人叫做藍占魁。也是小頭目之一。同玉琨志同道合。最爲投機。恐怕他敵不過官軍。所以願意助他一臂之力。同去應敵。大頭目自無不贊成之理。當下加下一道命令。叫占魁同去。兩人拜

別大頭目。立即傳令部下。整裝出發。當日晚上。來到王屋山。兩人各占領一個山頭。遙相呼應。原來這兩個山頭。爲官軍必經之道。如果此處守住。官軍無從進攻山寨。當下布置停當。一宿無話。明日天色黎明。果見官軍浩浩蕩蕩。遠遠的向山頭前進。玉琨不動聲色。暗令部下。分躲山嶺各處。待到官軍逼近。一聲砲響。山上鎗聲驟起。向官軍開放。不料這一枝官軍。是久經戰陣的勁旅。聽了鎗砲聲。毫無恐懼。也不還鎗應戰。只管低着頭前進。到了山下。分做兩枝。人馬一枝進攻玉琨的山頭。一枝進攻占魁的山頭。個個勇氣百倍。逆襲而上一時。雙方實行開火。鎗聲有如爆竹。震得四山亂鳴。草木瑟瑟。支持了多時。只見官軍冒着烟火。爬上山來。玉琨拔出手鎗。向當頭的轟放。他的鎗法是百發百中的。砰砰的幾聲。當頭幾個官軍。先後應聲而倒。向山坡滾下去。無奈官軍前仆後繼。勇往直前。陸續的爬上山來。玉琨窮於應付。正在無法可施。一個部下奔來說道。頭領還不快快走。麼這枝官軍。是俞鯤帶領的。素稱勁卒。我們那裏敵得過頭領。如果不走。我們只好先走了。玉琨大怒。正要開鎗擊死他。治他畏怯的罪。可恨彈子已經告罄。只得眼看他逃去。更向四下察看。不見人蹤。知道部下全行逃去了。正在頓足長嘆。計無所出。但見官軍勢如潮湧。向山頭殺將上來。玉琨轉覺。

坦然無懼。仰天大笑。把手鎗撇下。表示就縛的樣子。官軍認識他是玉琨。生擒了他。可以邀上賞。很高興的。走上去。想捉住他。不料將要近身時。玉琨一翻身。倒下去。向山後石坡直滾下去。官軍纔知受了他。愚慌忙向他開鎗。但見一團黑影旋轉而下。風馳電掣。一般剎那間。影跡全無。那裏打得中他。官軍驚疑不定。稱怪不止。還以為遇了鬼呢。原來玉琨有一種絕技。逢到無可脫身時。便臥倒在地。旋轉滾去。能一口氣滾十多里路。滾的迅速無比。雖快馬不能追及。那時他在山坡上滾下。好比順流而下。益發迅速。霎時便滾到山下。潛行逃去。這種神出鬼沒的伎倆。無怪官軍要吃驚了。玉琨逃到山下。本來想去投占魁。合力反攻官軍。路上逢見占魁的部下。詢問情形。纔知占魁所守的山頭。早被官軍攻下。占魁自恃力大。還舉起大刀。奔入敵陣中。廝殺後來身中數彈。力竭被捕。還是破口大罵。就被俞鯤下令斬首。這時占魁早已身首異處。流血五步了。玉琨聽了。這個惡耗。頓足大哭。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此仇不可不報。當時回到山寨。向大頭目哭訴戰敗情形。請求調遣山寨眾兄弟。更與官軍一決雌雄。兼為占魁報仇。大頭目一籌莫展。不加可否。眾兄弟却齊聲反對。不願再戰。那時小嘍囉又倉皇奔來。報告官軍已經打來。離山寨不遠。眾兄弟聽說擁着大頭

目紛紛擾擾向山後呼嘯而逃。玉琨長嘆道：「似此烏合之衆，何足以謀大事！我同占魁哥不應與噲爲伍，自取滅亡。今日悔之晚矣。」言畢，仰天悲號，淚如雨下。只聽得山寨前馬蹄得得，愈逼愈近。知道官軍已經追來，便往馬廐中牽出一匹馬，躍上鞍頭，向寨後疾馳而去。這且不提。却說俞鯤連下了兩個山頭，長驅直入，直向山寨進攻。那知寨中毫無動靜，不見有人抵抗，還以爲定有埋伏，不敢孤軍深入。便派了探子去探，回報寨中闕無一人。纔知盜黨已經逃去。大喜過望，放胆前進。來到寨中，駐紮征衣，甫卸，便叫馬弁去喚花姑娘來。原來俞鯤是個好色之徒，在軍中挾妓侑酒，無所不爲。這回以爲勞苦功高，不可虛度。良宵更要鬧一個不亦樂乎，纔得快心，也算是斗酒自勞之意。無奈這深山之中，那裏有花姑娘，可找當下那馬弁面有難色，把這層意思稟上。俞鯤大怒道：「蠢奴管他姑娘不姑娘，只要老子稱心，就是了。」馬弁不敢怠慢，回了一聲，是返身出寨。在四山左右胡亂奔走，只是找不到人家。看看天色將要黑下，俞鯤不免焦燥，誤了時刻，回去怕不要把腦袋斫了。心中焦灼萬狀，只管東張西望，連跑帶跳的趕去。好容易找到一所村庄，疏疏落落的，只有四五個茅屋，便向頭一家屋中一頭撞了進去。只見屋中圍坐着六七個老少男婦，正在吃晚飯。看見自己進門，嚇

得面無人色。一齊起立向屋後奔逃。原來那些人都是農夫。平時遭兵匪的蹂躪。已非一次。土匪却還顧全鄉誼。並不過分留難。惟有那丘八爺臨門擄劫。奸淫從不肯稍留餘地。總要鬧一個淋漓盡致。雞犬不甯。這時農夫們見他穿了軍裝。闖進知道又是丘八爺。光降如何不怕。所以望風而靡了。那馬弁進門時。早已瞥見那個婦人。雖嫌略肥一些。姿首尙屬不惡。看他起身逃時。早已一躍而前。把他一把抓住。他的翁姑丈夫等人。正待回身相救。馬弁早從懷中突出手鎗。描準要放。他們又嚇得魂不附身。抱頭亂竄而去。那婦人更是慌得縮做一團。只是瑟瑟的亂抖。馬弁厲聲道。快從我去。我們的大人要頑頑回頭來給你賞錢的。你不去。老子可就要開鎗說着。拉了他出門就走。可憐那婦人如何敢說一個不字。只有吞聲悲泣。由他拉拉扯扯的帶去。到了寨中。已經夜黑。俞鯤正和將士燃起巨燭。置酒高會。見那婦人隨着馬弁縮手縮脚的進來。果然十分愜意。叫他坐在身邊侍飲。那婦人本是鄉愚。這時已經嚇得呆了。哭也哭不出。只瞪着眼。坐着如菩薩一般的動都不動。俞鯤把他撫摸着。他也一些沒有覺得。俞鯤却高興極了。儘量的轟飲。不覺酩酊大醉。由部下把他擁進一所預備的房間。叫那婦人好生侍奉。然後一。就寢。到了夜深午時。軍士人等都已深入睡鄉。

忽然聽得殺賊之聲響震山谷。軍士從夢中驚醒，倉皇起身。但見火光熊熊，屋上已經燒着了。不知爲了何事，正在疑懼之間，忽見百餘人赤着膊，各執大刀，自寨外跳盪而進。當頭的正是玉琨，原來玉琨逃出山寨以後，便策騎到鄰縣盜窟中，進見盜魁泣訴戰敗情形，要求借兵復仇。盜魁欽佩他的義勇，慨然應允，挑選壯士百餘人給他帶去。復仇玉琨等便連夜向山寨進發，事先放火燒着房屋，以亂官軍之心。然後鼓噪而入，逢人便殺。那時官軍猝不及防，早已心慌意亂，正待取鎗抵禦，已有好多人被玉琨們斫死了。那時火勢益發蔓延，但見玉琨們在烈焰中舉刀飛舞，火光和刀光互相掩映，閃爍迸發，耀得眼花撩亂。一時間官軍當着他們刀鋒的一一倒地，共斫殺了百餘人。其餘狼奔豕突，都向寨外逃命去了。玉琨搜索到一所房中，看見一個婦人呆坐在室隅，榻上一人鼾息，虎虎的還是酣睡着。正是俞鯤，不覺大喜，仰天狂笑道：「占魁哥，我今天替你報仇了。」俞鯤似醒非醒的含糊說道：「噪甚麼話，猶未畢。」玉琨早一躍而前，舉刀斫下俞鯤已經身首異處了。玉琨轉身問那婦人爲甚麼到這裏來，婦人呱的一聲，方纔哭了出來，把被掠的情形告訴他。玉琨放他逃走，率領衆人連夜向原路逃去。明日官廳得了消息，派了大軍前來兜剿，山寨中已經空無所有了。官軍

在。燼。餘。中。檢。得。俞。鯤。
屍。身。但。是。不。見。頭。顱。
尋。覓。無。着。以。爲。被。火。
燒。化。了。只。得。把。屍。身。
擡。回。去。舉。喪。盛。殮。隔。
了。數。天。忽。盛。傳。山。下。
荒。墓。上。有。一。個。頭。顱。
官。廳。派。人。去。檢。驗。原。
來。這。個。墓。是。藍。占。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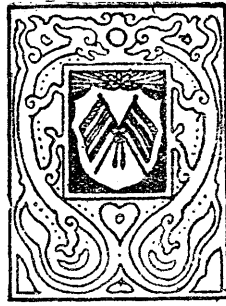
的。葬。骨。之。所。這。個。頭。
顱。面。目。依。稀。還。認。識。
是。俞。鯤。高。高。的。供。在。
墓。上。墓。前。有。殘。餘。的。
香。燭。紙。灰。翩。翩。迎。風。
作。蝴。蝶。舞。纔。知。玉。琨。
割。了。俞。鯤。的。頭。顱。曾。
來。這。裏。祭。過。他。的。故。
人。藍。占。魁。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三十九回

挾策去國忽逢良緣

解兵歸田終屏祿位



有許多人去向伊求婚。伊總是峻拒着。最後有一個姓楊的留學生也挽了人向伊去求婚。大家全以為這姓楊的去求婚。伊一定是允許的了。因為姓楊的在日本留學界中實是一個表表人物。非但面貌生的齊整。一肚皮的才學。更是出眾。所以有幾個女同學都很情願嫁他。他只是不要他心目中所看中的。就只有毛奎英一人。但是他毛奎英從來不曾交際過一次。未便直接前去求婚。便挽了人向伊去作媒。在姓楊的意料之中。也以為毛奎英對於自己總肯應允的。那知大謬不然。姓楊的所挽的人。纔向伊說了沒幾句話時。毛奎英不待他話說完。早又嚴辭拒絕了。這一件事。不獨姓楊的和日本一輩留學界。以為出乎意料之外。就是毛奎英的全校女同學也一齊詫異起來。都說毛奎英的眼界是忒煞高啦。難道這般的高自位置。將來要想做公使夫人麼。因此伊的一輩同學。便慫恿着一個

姓周的去探問伊爲什麼人家向伊求婚伊總是峻拒着這姓周的原是毛奎英最知己的一個同學兩人什麼話都可講得伊既受了衆同學的慫恿遂去問毛奎英道奎英那姓楊的不是我們留學界中一個有數的人物麼我們同學之中儘有幾個人想嫁給他他還不一依呢如今他屈尊就卑反來向你乞婚這真是千載難逢的佳遇你倒又是一味的拒絕着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在你心目之中還嫌着他的才貌不足取麼再不是你就嫌他家裏窮恐怕嫁了過去要吃苦罷了奎英我這幾個揣測定有一個是被我揣中了的毛奎英笑了一笑答道全揣錯了你枉算是我的知己怎的這樣小覷我呢論到這位楊君我本也知道他是留學界中的有數人物他的面貌怎樣我也談不到這個上頭家境窮不窮在我看來更是不成問題不過他的才學我却是一响也極佩服的………姓周的忙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拒絕他呢毛奎英道你不知他的才學不過是一種文字之才我呢對於婚姻一方面却並不要物色這一項人才我所懸爲對手方的目標非得他是一個出奇驚人的大英雄大豪傑我寧可一生獨身斷斷不願意以身事之的姓周的笑道哎啊你這個目標範圍也過分擴大了恐怕這種人才一時找不到罷毛奎英也笑道我又不急於想嫁人儘

緩何妨。姓楊的既探得了毛奎英所抱的宗旨，遂去告訴他的衆同學。同學們纔知毛奎英原來有如此的宏願。自然姓楊的才貌雖好，也不在他心目之中了。再說河洛大俠王天縱一天到日本來遊歷。旅日的華僑是素仰他的俠名的，遂借着東京華僑俱樂部開了一個盛會歡迎他。王天縱卽席演說了一番。演說之辭大有將來要澄清中原的口吻。說的激昂慷慨。全場聽衆都爲讚嘆不止。就中聽得尤其醉心的便是毛奎英。伊聽罷還去就對伊同學說道：我瞧王天縱先生抱負非凡。將來定是石達開第二呢。我一生所見的人要算他是最叫我佩服的了。我很願意去見見他。只苦沒有人介紹啊。同學中有一個姓許的便對他說道：你果真要見他。容易的很。他和我是有親戚之誼的。只須由我寫了一封介紹信。你帶去請見。包管他一定接待你的。毛奎英半信半疑的問道：這話可真的麼？你倒莫哄我。姓許的答道：這自然真的。我一响不喜歡打謊。幾曾哄過人來。毛奎英聞說是真的。喜的連忙拉着姓許的手。笑着說道：許姊姊。我真的對於王天縱先生佩服死了。請你即刻寫了一封介紹信。由我攜着去和他見見面罷。姓許的說道：他這次到日本來遊歷。據說要耽擱兩三個月。你要見他日子正多。又何必這麼要緊呢。毛奎英道：你真不諒我。這個求賢若渴之心。我

恨不得即時。即刻就和他一見呢。你寫一封介紹信。又非難事。請你允許了我這個要求罷。姓許的被伊纏不過。只得取出紙筆。急匆匆的將信寫好。交給了伊。毛奎英受了那信。也不道謝。向身邊一塞。就走出校門去。同學們忙問他。此刻天夜了。你又到那裏去。毛奎英一壁向外走。一壁回答同學們道。我到王天縱先生的旅館中訪他去。同學都喊伊。明天早上去訪毛奎英。早已跳上校門外電車。飛馳而去了。停了不多時候。毛奎英仍回校來。同學們忙問伊。見了王天縱。談些什麼。伊皺着眉兒。怏怏答道。我踏進旅館門。恰巧他應了幾個日本朋友之招。赴宴會去了。竟教我白跑一趟。恨煞恨煞。說時。蹀脚不已。同學們因道。奎英這有甚麼可恨。明天再去訪他。就是了。毛奎英很勉強的應了一聲。也不再說什麼。便獨自回到寢室。睡去。明天一早。全校同學。尙未起身。伊早又披衣下牀。梳裝舒齊。出門而去。待到衆同學起身之時。伊又回來了。大家知道伊早起。是去訪王天縱的。但是瞧伊的面色。比着昨天還來時。更要懊喪十倍。大家因問伊道。奎英難道你剛纔去訪王天縱。又不曾碰見麼。毛奎英嘆氣答道。可不是。又撲了一個空。他也一早訪客去了。館役告訴我。說他要下午纔回去呢。姓許的同學就問伊道。那麼。今天下午。你高興再去訪他麼。毛奎英正色答道。這般英傑。

是我平生所難得遇見的。這個機會那容錯過。下午自該再去訪他的。到了正午時光，伊胡亂吃了幾口飯，拋開飯碗，又出門訪王天縱去了。直到校中散了課，伊方始手舞足蹈的跑回校來，也不待同學們問伊，先就告訴人家道：王天縱先生被我訪得了，他真是一世之英士。聽他的談吐，我可斷定他將來是大有作爲的。他很想把我們腐敗而且老大的中國，大大的改革一下子。這個抱負就和我一晌中心所藏的志願是不謀而合的了。說着又兀自嘆道：咳，天縱先生我們腐敗而又老大的中國，要待你拯救的了。否則不出數年，恐怕也要爲朝鮮之續了。毛奎英正在嘆說之時，衆同學便笑着說道：奎英，你休這麼瘋瘋顛顛的，你倒把王天縱的議論詳細講給我們聽聽，也教我們增長一番見識。毛奎英點點頭兒，遂將王天縱對伊所講的話，從頭至尾，一字不遺的，向衆講了一遍。大家聽畢，也都驚嘆不止。毛奎英自從和王天縱見面以後，每天課罷無事，總到那邊去訪他，暢談上下古今之事。非到天黑，伊是不回校的。後來毛奎英的同學，忽然互相傳言，說是王天縱和伊已經訂上了婚約了。大家不敢確定，便仍推着那個姓周的同學去問伊。伊答道：這是的確的。我已和他訂過婚約了。下個月，我校中畢了業，就同他在這裏結婚，然後一同歸國去。我不是早先和你

說。過。我。是。決。定。志。願。倘。使。找。見。了。一。個。出。奇。驚。人。的。大。英。雄。大。豪。傑。纔。願。以。身。事。之。的。麼。如。今。他。的。人。格。就。和。我。一。晌。所。懸。的。目。標。再。符。合。沒。有。所。以。現。在。我。便。嫁。他。了。將。來。我。們。回。國。之。後。還。該。通。力。合。作。發。展。我。倆。向。來。的。抱。負。呢。姓。周。的。聽。了。伊。這。一。番。話。遂。去。報。告。給。衆。同。學。聽。同。學。們。都。來。向。伊。道。賀。並。祝。他。們。兩。人。一。晌。所。有。的。抱。負。回。國。以。後。能。夠。成。功。毛。奎。英。得。着。大。衆。的。祝。賀。更。是。喜。慰。不。勝。到。了。下。一。個。月。校。中。舉。行。攷。試。伊。成。績。優。良。遂。得。畢。業。離。了。校。門。就。和。王。天。縱。在。東。京。華。僑。俱。樂。部。正。式。結。婚。一。時。觀。禮。之。人。都。嘆。爲。天。作。之。緣。過。了。蜜。月。之。期。他。們。夫。婦。倆。就。趁。輪。歸。國。直。赴。河。南。河。南。原。是。王。天。縱。的。家。鄉。他。從。前。在。鄉。里。之。中。本。來。是。以。義。俠。著。稱。的。一。鄉。之。人。都。非。常。愛。戴。他。此。番。他。攜。同。毛。奎。英。歸。來。便。在。省。中。的。碭。山。地。方。招。集。四。方。遊。俠。之。士。備。齊。了。各。式。軍。器。訓。練。成。軍。預。備。實。行。發。展。他。們。夫。婦。倆。的。抱。負。不。防。這。一。件。事。爲。省。中。清。吏。所。知。以。爲。王。天。縱。和。毛。奎。英。是。要。圖。謀。不。軌。乘。機。起。事。頓。時。派。了。一。支。軍。隊。開。往。碭。山。來。圍。剿。但。是。河。南。的。清。軍。全。是。老。弱。之。輩。又。兼。所。有。的。槍。砲。悉。已。朽。舊。不。堪。幾。乎。是。不。能。用。的。了。王。天。縱。的。部。下。却。完。全。是。挑。選。精。壯。少。年。編。練。而。成。的。所。用。的。軍。器。又。是。從。外。洋。運。來。最。最。精。良。的。所。以。雙。方。接。了。幾。仗。清。軍。竟。不。曾。勝。過。一。仗。王。天。

縱的聲名遂比着以前越發盛了。在那時候武昌革命黨已經起事都督黎元洪便派人到碭山來要求他在河南遙遙響應。王天縱見武昌革命黨的宗旨是和自己一晌的抱負相同的。當即慨然答應。即日帶同部下衝出碭山直攻田湖。田湖得手又分兵將彭坡白沙嶺白楊鎮等險要之處一一佔領。每逢出仗之時王天縱總是親臨指揮奮勇殺敵。他的夫人毛奎英也帶同看護隊跟往陣前救護傷軍。數日以來所有省中重要之地一大半都被王天縱攻下。正打算要去打洛陽時適逢清帝下詔退位。民國政府在甯成立。他以爲南北既是一家不應再動干戈。遂駐



兵宛城不更前進。一面又上書給南京政府請趕速派人來接收兵權。自己情願即日解甲歸田。河南的紳民一致挽留他。他總是不允。和他們說道：「我得遂抱負於願已足。富貴榮華非我所好。這時如果我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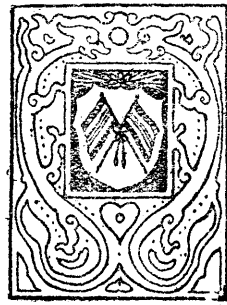
戀。不。去。人。家。反。要。當。做。我。是。熱。中。利。祿。之。人。了。所。以。請。你。們。不。必。挽。留。我。罷。紳。民。們。見。留。他。不。住。也。就。不。忍。過。強。王。天。縱。遂。卽。日。將。兵。權。交。代。別。人。自。己。攜。同。夫。人。毛。奎。英。蕭。然。下。野。而。去。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四十回

做華筵片言解蝸角

撫苗族單騎登蛾眉



話說楊森駐軍在嘉定時。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滇軍犯蜀的風說。日緊一日。川藏交界的苗旌。又想乘機叛亂。攻入內地。楊森駐地。正是適當。其衝他坐鎮。其間整軍經武。已經費盡周章了。不料當滇軍實行犯蜀時。他的部下忽然起了內訌。幾乎釀成大變。這話說來。很長。待我細細表來。原來楊森部下。有兩個旅長。一個叫做孫奎。駐在犍為。一個叫做鄭成業。駐在馬邊。都是楊森的患難之交。十餘年來。出生入死。未嘗離開。左右便是錦奎和成業。也是十分親密。從不曾齟齬過。一回這一天。是成業的壽辰。在旅部大張筵席。款待同僚。錦奎也親來道賀。入座歡飲。成業素來粗豪。不拘小節。這時遍召當地娼妓。前來侑酒。一時粉白黛綠。點綴在赳赳武夫中。或推或就。或笑或啼。放浪形骸。鬧一個落花流水。錦奎在四座打量一下。都是俗粉庸脂。沒有當意的意興。闌珊。只管一人喝酒。一杯一杯的喝下。漸漸有

些醉意了。偶然擡起倦眼。看見一個妓女。冷冷的獨坐牆隅。容光煥發。姿色十分明麗。在燭光下。窺去彷彿一位天人。暗喝一聲。彩不覺立起身來。東搖西歪的走去。捱着那妓女的身邊。就坐。妓女因爲他是旅長。慌得要起身。行禮。錦奎握着他的手道。不要忙。我同你談談心。兩人唧唧噥噥的談了一回。纔知那妓女叫做張瓊卿。成都人。芳齡只有十八歲。錦奎益發醉心。低聲問道。你可知我愛你麼。瓊卿連忙答道。你不能愛我。錦奎聽了。這話很高興。問道。這爲甚麼呢。瓊卿嚙嚙道。鄭大人已經愛上我了。錦奎勃然變色道。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他可以愛你爲甚麼。我不可以愛你。瓊卿慌忙搖手道。大人不要聲張。鄭大人聽了。算甚麼呢。錦奎憤憤的說道。他是甚麼東西。我孫某不怕他。瓊卿道。大人切莫使氣。我們從長商量好了。其實呢。鄭大人滿臉鬚鬚。性情又粗暴。那裏及得大人少年風流。不過他是官長。我的家。又在他的治下。大人想想。我在他範圍之內。他要愛我。我怎敢說一個不字呢。錦奎聽了。這幾句話。一團怒氣。頓時化爲烏有。笑呵呵的說道。那麼。你可以把家搬到我的防地。去。我時常來走動。走動你。既有這個意。我總不虧待你。你說好不好。瓊卿含着盈盈笑意。低頭不語。錦奎偏要他回答一聲。不知不覺的。摟他在懷中。那許多賓客看了。這個情景。一齊拍

手譁笑起來。說孫旅長當初正襟危坐做起斯文樣子。現在露出狐狸尾巴來了。錦奎只得放手立起。快快的仍歸原座。當時猜拳賭酒。自有一番豪興。這且不提。却說成業。雖則粗豪。對於瓊卿。却低首下心。刻意溫存。惟恐失其歡心。平時微服夜行。總在瓊卿粧閣過宿。擲去無數纏頭資。滿意要討他做姨太太。瓊卿能夠把一個生龍活虎般的豪傑。玩弄於股掌之上。也可見他手段高妙了。不料這一夜成業到瓊卿那裏去。只見鳳去樓空。杳無芳蹤。詢問左右。鄰居纔知瓊卿已經全家搬去。不知所往。這一下把成業氣急了。立時下令訪拿瓊卿。一時偵騎四出。鬧得民家雞犬不甯。大家沸沸揚揚。談論這件風流事。引爲笑柄。他老人家却無所顧忌。依舊督促偵探尋訪。可是過了一句毫無端倪。成業長吁短嘆。好比失了魂魄似的。却也無可奈何。只得暫把這件事擱起。一天成業忽然接得楊森急電。說滇軍侵入川省。已渡金沙江。向叙州進發。急速會同孫旅長出兵迎擊。云云。成業因爲軍事緊急。立即帶了衛隊數名乘馬到犍爲。去會錦奎面商出兵之計。這天到了犍爲。天色已黑。逕往司令部晉謁。誰知錦奎已經到外邊去了。問起到那裏去的旅部人員。都推說不知。成業焦燥起來。罵道。你們簡直都是混蛋。軍事這樣緊急。一刻不容稽延。還不快快伴我去見孫旅長。貽誤。

了軍機回頭來斫你們的袋。腦旅部人員纔張皇起來。當有一個副官上前向成業賠罪說大人要會孫旅長。卑職知道他的所在。願伴同前往。成業便偕同那副官出了司令部。跨上馬背飛駛而去。不一

回來到一家門前。成業等下了馬。向那所人家進去。成業留心看時。曲徑深院。花木扶疏。房屋十分幽靜。以爲是錦奎的公館。曲曲折折到了一間

房室。那副官指着說

並肩依依坐着。兩人正在偎着。頰兒密語。正是錦奎和瓊卿一雙兒。咧看官。你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原來當時錦奎同瓊卿談心。要他搬到自己防地。去好時常叙會。在錦奎明知朋友



道。孫旅長在這裏邊大人請進去罷。成業很高興的喊道。錦弟。錦弟。你好閒適呀。說時。揭起繡幃。跨進室中。擡頭一看。原來這裏乃是臥室。羅帳錦被。陳設得十分華貴。電燈照耀。中沙發裏

的。寵。人。怎。可。掠。奪。過。來。不。過。酒。後。一。句。狂。言。罷。了。那。知。瓊。卿。早。已。嫌。惡。成。業。老。醜。此。時。着。了。錦。奎。綺。年。玉。貌。心。中。已。經。愛。着。了。聽。了。這。句。話。默。識。於。心。覷。着。便。把。全。家。搬。去。在。韃。爲。旅。部。相。近。覓。了。一。所。幽。雅。房。屋。居。住。自。己。便。到。旅。部。去。見。錦。奎。說。是。來。踐。前。言。锦。奎。起。初。大。喫。一。驚。猶。豫。不。決。經。不。起。瓊。卿。甜。言。兒。溫。存。便。五。體。投。地。的。軟。化。起。來。再。也。顧。不。到。朋。友。之。義。了。於。是。公。務。之。暇。便。到。瓊。卿。那。裏。去。廝。混。雙。宿。雙。飛。儼。同。夫。婦。却。不。料。無。意。中。被。成。業。撞。破。這。真。是。不。測。風。雲。了。那。時。成。業。妬。火。中。燒。憤。不。可。遏。氣。吁。吁。的。說。道。原。來。如。此。今。天。我。定。同。你。拚。個。你。死。我。活。說。着。從。衣。袋。中。摸。出。手。鎗。要。把。锦。奎。擊。死。锦。奎。也。老。差。成。怒。從。沙。發。中。跳。起。身。來。拔。出。手。鎗。先。要。結。果。他。那。副。官。看。見。闖。了。大。禍。疾。忙。奔。進。房。中。把。成。業。抱。住。瓊。卿。慌。得。失。聲。哀。啼。也。把。锦。奎。抱。住。好。容。易。各。人。把。他。們。的。手。鎗。奪。了。下。來。副。官。撲。身。跪。下。向。成。業。不。住。磕。頭。連。說。大。人。息。怒。有。事。好。說。瓊。卿。也。宛。轉。嬌。啼。把。锦。奎。苦。苦。勸。住。成。業。只。是。苦。笑。道。好。好。我。們。較。量。較。量。便。了。老。弟。你。準。備。着。罷。說。着。反。身。就。走。帶。同。衛。隊。策。馬。疾。馳。連。夜。奔。回。馬。邊。到。了。旅。部。立。即。下。動。員。令。率。領。全。旅。軍。隊。向。韃。爲。進。發。前。去。攻。打。锦。奎。锦。奎。得。了。探。報。也。立。即。調。兵。出。發。駐。守。邊。界。嚴。陣。以。待。那。副。官。看。看。情。勢。危。急。沒。法。可。想。只。得。急。電。報。告。楊。森。

求他親來調停。到了明天午時。成業的前哨已經逼近。健爲成業親自乘馬指揮。正要向錦奎前綫進擊。忽見一輛汽車從北面飛駛而來。成業以爲是旅行車輛。便開放手鎗。一響阻止前進。誰知剎那間。那汽車已經衝入隊伍中。倏的停止。車中跳下一個人來。一看却是楊森。慌忙下鞍。爲禮。楊森含笑趨前。同他握手。說道：「這些小事由我前來處理。老弟不必大動干戈。且同我去見錦奎。再說。」成業不敢不依。只得傳令部下停止進攻。靜候解決。楊森便偕同成業重復登車。向錦奎旅部駛去。到了那裏。錦奎已經得了探報。早從前線趕回。見了楊森。鞠躬爲禮。却不理會。成業成業也怒形於色。不交一語。楊森向錦奎道：「兩位辛苦了。愚兄長途跋涉。也很乏力。我們斗酒自勞。暢敘一番。罷不一回。」錦奎已經備好酒筵。請楊森居中入席。自己一邊坐下。却不招呼。成業還是楊森挽着他在身邊坐下。楊森滿滿的喝了一觥。說道：「兩位擅自動兵。可知違背軍法。麼？」成業錦奎一齊答道：「知道。」楊森道：「既知道。那麼我要軍法從事了。」成業錦奎又齊聲答道：「惟軍長之命是從。」楊森忽握了兩人的手。長嘆一聲。道：「好男兒。不死於疆場。却斷送於一女子之手。值得麼？」說着熱淚潛潛嗚咽。不勝成業錦奎不覺也失聲而哭。楊森又道：「我那裏忍心犧牲我的患難之交。而且自折我左右手。但軍

令森嚴又不能違背。奈何錦奎很激昂的說道。我現在明白了。明白我的罪孽了。我幹那。不義之事。不但對不起成業老哥。且對不起軍長。軍長如果貸我一死。我便把瓊卿遣去。俾成業老哥破鏡重圓。一面立即率隊出發。同滇軍一決雌雄。勝則將功贖罪。不勝回來就死。於軍長之前。軍長以爲何如。成業也很感動似的說道。錦弟。這是我不是。你既這樣說。更使我慚愧得很。本來這些細事。我們至好理當諒解。何必以干戈相見。現在經軍長片言數語。我已釋然於心。亦請錦弟不要介介。但我等實違軍法。何以對軍長。恰好滇軍北犯。正我等用命殺敵之時。此去願同錦弟相偕。誠如錦弟所云。勝則將功贖罪。不勝願與錦弟駢誅。於軍長之前。至於此次我等失和全爲瓊卿而起。此種禍水。我還要容留他麼。請錦弟逕行驅逐。是了。成業正在汨汨而談。忽然外面一個軍士喘息奔入。一見楊森行過了禮。便探出一角文書。雙手捧上。原來苗夷潛伏在蛾眉山。上有舉兵入寇意。大營中得了這個消息。連忙遣了專差來報告。楊森當時楊森便向成業。錦奎說起。且道外患這樣交迫。願兩位同心協力。戡定大難。再不要起那蝸角之爭了。南路軍事付託兩位負責。至於西路苗夷之變。我自。有方法不必用兵。因爲苗夷首領曾來見我。面輸誠意。對我十分敬服。我只須親去撫慰。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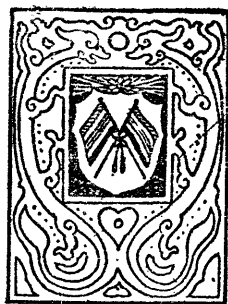
管。可。化。干。戈。爲。玉。帛。了。現。在。風。雲。緊。急。我。卽。須。出。發。各。人。更。盡。一。杯。就。此。分。道。揚。鑣。罷。於。是。各。人。痛。飲。了。一。杯。楊。森。立。卽。乘。汽。車。起。程。成。業。錦。奎。也。並。轡。就。道。指。揮。兩。旅。人。馬。向。敘。州。進。發。楊。森。回。到。嘉。定。渡。過。青。衣。江。換。乘。馬。匹。帶。了。苗。語。翻。譯。逕。上。蛾。眉。山。去。那。苗。夷。因。爲。他。空。手。上。山。並。無。惡。意。引。導。他。去。見。首。領。首。領。一。見。楊。森。已。經。震。懾。再。經。楊。森。用。好。言。撫。慰。益。發。感。激。零。涕。跪。伏。認。罪。楊。森。便。命。他。遣。散。部。下。不。許。嘯。聚。山。中。此。後。誠。心。歸。服。不。得。再。生。異。心。那。首。領。一。一。應。允。楊。森。纔。上。馬。下。山。向。原。路。歸。來。到。了。嘉。定。大。營。征。衫。甫。卸。就。接。到。成。業。錦。奎。在。前。敵。寄。來。的。電。報。說。昨。夜。分。頭。包。圍。滇。軍。鏖。戰。竟。宵。殲。敵。無。算。邊。境。肅。清。不。日。就。可。凱。旋。歸。來。了。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四十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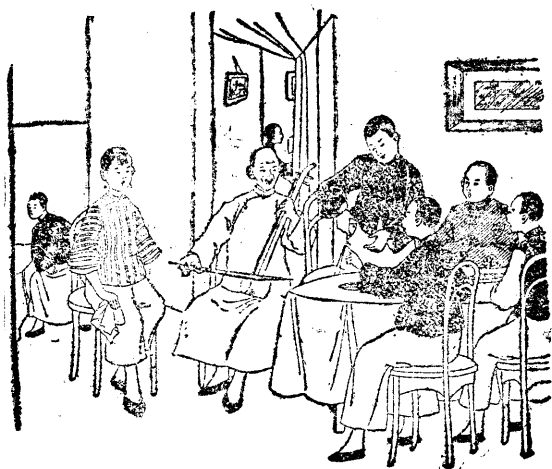
鬧元宵酒邊度曲

抱不平燈下耍拳



桂林城裏幾條大街。店鋪子十分熱鬧。每年到了新年。都要掛燈結彩。以應節景。某年正月十五。正是元宵佳節。雖沒有鰲山燈會之勝。却也點綴得花團錦簇。那最繁盛的街上。有一家酒店。喚做桂芳園的。自朝至暮。沒有過空座。真合着千家詩說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了。有一張桌子上。坐着四個人。都是慘綠少年。怡紅公子。醉翁之意。並不在酒。只是說些風月閒情。嘻皮笑臉的。胡鬧。桌子上倒堆滿了肴饌。又是最會使喚。時常乒乓兵的敲桌子。鏗鏗鏘鏘的敲盆子。要這樣。要那樣的。分付那堂倌。這時候正在八點鐘光景。街上行人也愈聚愈多。裏裏外外。喧鬧聲音。嚷成一片。忽地有幾聲悠揚宛轉的胡琴聲。頓使醺醺的酒客都仰起頸子來。四處張看。只見扶梯上走上一個女子來。裝束雖很樸素。丰神却狠瀟灑。約莫只有十六七歲年紀。前面有一個琴師。倒有六十多歲光景。兩鬢漸蒼。鬚髮掩

口。形。狀。十。分。憔。悴。看。來。是。像。吸。大。烟。的。那。人。一。壁。拉。着。胡。琴。的。過。門。一。壁。走。向。各。隻。桌。子。來。有。的。過。意。密。切。談。心。做。出。無。暇。及。此。模。樣。有。的。揮。手。表。示。拒。絕。儘。是。那。琴。師。一。樣。樣。的。戲。名。說。出。來。那。裏。動。得。他。們。止。水。之。心。後。來。走。到。那。四。個。少。年。的。桌。邊。就。有。一。個。穿。藍。綢。袍。子。的。把。眼。睛。向。那。女。子。上。下。瞟。了。幾。眼。就。對。對。面。穿。玄。緞。馬。褂。的。說。道。照。會。倒。很。不。差。不。知。道。唱。起。來。怎。樣。那。穿。玄。緞。馬。褂。的。也。抬。起。頭。來。看。了。一。看。



爺。今。天。是。良。辰。佳。節。正。好。樂。事。賞。心。也。讓。我。們。父。女。兩。人。有。一。碗。飯。喫。點。戲。京。調。時。曲。每。齣。一。角。多。唱。隨。意。賞。賜。穿。玄。緞。馬。褂。對。面。穿。藍。紅。綢。袍。子。的。在。身。邊。摸。出。一。塊。錢。來。在。桌。上。穿。玄。緞。馬。褂。的。道。諸。位。少。坐。着。罷。便。滿。臉。堆。笑。對。那。一。點。對。琴。師。道。你。且。坐。了。下。來。講。個。價。錢。再。說。那。琴。師。再。到。別。處。去。騰。出。一。張。棹。子。來。對。那。女。子。道。愛。娥。

一攢道揀好的先唱。一塊錢再說。琴師連連答應。理好琴弦。拉完過門。愛娥就一字一句的唱來。唱了七齣聲音有些不能圓轉了。琴師討了半杯茶來給他潤一潤喉嚨。然後再唱。可憐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喉嚨多麼稚嫩。平時也。只有一齣兩齣就得休息。今天接連着唱了七齣。看看雪白的銀元。還有十分之三的工夫。沒有做完。不好取錢。只得耐着苦痛勉強再唱。誰知唱不到一句。那棗紅袍子的碎的一記桌子。怒目圓睜的喝道。唱得這樣壞。好賺人家的錢麼。琴師停了胡琴。對愛娥道。重新唱罷。愛娥聽了一陣心酸。掌不住眼圈兒起了紅暈。可是神經一受了刺激。聲帶也要顫動的那裏。還唱得好。留心唱了幾句。實在啞澀。不能成聲了。愛娥把身邊手帕抽出來揩拭眼睛。低低對琴師道。爸爸我們去罷。琴師看他怪可憐的。便把胡琴收攏。柔聲低氣的對着四人道。多謝四位少爺。賜我們父女喫一碗飯。那玄緞馬褂的在袋裏摸出四個小銀元來。在桌子角上一擲道。拿去。琴師接在手。反覆看了一遍道。少爺們多賞一點罷。方纔總算唱了七齣呢。棗紅袍子的眼睛一橫。把竹篴一放道。不知足的東西。滾你媽的蛋。琴師倒也不服氣了道。少爺們放尊重些。我們雖是執業微賤。也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家。難不成配受少爺們的責罵。漳絨馬褂的立起身。不問三七二。

十一把左手一攔那琴師沒有留神幌了幾幌立脚不住早退到後面去倒在鄰近的桌子上那邊桌子上坐着一個少年却在那裏自斟自酌本來見了他們的模樣已經有些看不慣如今見琴師跌到桌子上來却再也耐不住了便一壁把琴師擋住一壁發話道有錢的多給些沒有錢的休搭松香架子這句話還只是譏諷的意思誰知那些公子哥兒全沒涵養四個人不約而同的跳起來道你有錢儘管一萬八千的給他們就是養他們一世也沒要緊我們的事誰要你來多嘴這邊少年也發火了便是一記桌子道說話誰都說得河水不犯井水你們仗着少爺的招牌想嚇倒誰麼那邊四人走過來把這邊桌子翻一個轉身只聽見豁琅琅一片聲喧樓板上弄得落花流水旁的桌子上的酒客見要打架了便紛紛向樓下走去堂倌過來勸阻先對四人道少爺們息怒有話儘好說這裏人多打架起來不方便並且與小店也有妨礙那四人全不理會還是握拳透爪要想動手那堂倌便對這裏的少年道先生識相些罷這四位少爺都是城裏鄉紳人家的公子不如早些走開這裏的損失自有小店向少爺們算帳不干你先生的事那少年道鄉紳是喫人的麼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難道怕鄉紳麼鄉紳的兒子更不在我的心上那四人道今天要你怕一怕了說

着。便。你。一。拳。我。一。腳。都。向。那。少。年。發。威。那。少。年。不。慌。不。忙。從。七。高。八。低。的。碗。屑。堆。裏。逃。出。來。兩。手。一。擺。道。這。裏。太。偏。促。我。們。到。下。面。去。揀。一。塊。空。地。來。耍。一。回。說。着。折。身。便。走。那。四。人。見。他。下。樓。以。爲。是。胆。怯。情。虛。那。裏。肯。捨。便。也。一。個。個。緊。追。在。後。那。時。街。上。正。在。人。摩。肩。車。擊。轂。的。當。兒。少。年。從。人。叢。裏。走。去。行。人。都。向。左。右。讓。開。好。似。分。水。之。犀。後。面。四。人。齊。聲。喊。道。不。要。走。不。要。走。行。人。莫。明。其。妙。以。爲。總。是。流。氓。剪。絡。之。類。有。些。人。想。討。好。幾。位。公。子。便。把。少。年。攔。住。誰。知。儘。你。人。如。堵。牆。何。消。他。兩。手。一。撥。好。似。大。開。轅。門。眼。看。他。掉。臂。游。行。奈。何。他。不。得。前。面。有。一。塊。空。地。日。間。賣。花。拳。的。常。在。那。裏。顯。好。身。手。的。那。少。年。走。到。場。上。立。定。了。對。那。緊。追。的。四。人。道。這。裏。很。寬。展。儘。夠。迴。旋。了。來。來。來。玩。三。百。合。看。那。四。人。走。過。來。把。少。年。四。面。圍。住。可。是。只。能。像。小。孩。子。玩。的。和。尙。四。點。角。各。自。擺。下。坐。馬。勢。一。個。也。不。敢。走。近。前。去。那。少。年。却。走。過。來。了。把。玄。緞。馬。褂。的。輕。輕。一。拖。就。是。一。個。磕。爬。觔。斗。伏。在。地。上。喊。救。命。棗。紅。袍。子。的。藍。綢。袍。子。的。一。齊。從。後。面。掩。上。來。如。猛。虎。撲。羊。一。般。向。少。年。身。上。撲。來。那。少。年。用。兩。手。左。右。一。抱。把。兩。人。攔。腰。抱。住。揮。流。星。似。的。揮。了。二。三。十。次。揮。的。兩。人。頭。昏。眼。花。屁。滾。尿。流。漳。絨。馬。褂。的。畢。竟。乖。覺。便。到。街。上。狂。喊。誰。來。相。幫。打。這。個。賊。明。天。有。賞。有。些。正。在。看。熱。鬧。聽。見。了。這。話。

認識他是鄭舉人的兒子小鄭便都高興想來湊一個趣至少明天有一頓大嚼大約一起也有七八個好似胡蜂捉癩痢一味蠻勁向那少年打來拳頭如雨點一般落將下來誰知那少年把兩人放下一蹤身早從人頭上跳出重圍說道我馬濟不慣和孩子們歪纏你們去練練好身手再來請教罷說着便大踏步走向西門而去那四人自己沒有力却只是喊追啊追啊看熱鬧的估量不是那少年的對手也就各自逍遙不管這筆帳四人垂頭喪氣仍舊還到桂芳園酒樓上來那堂倌已經收拾乾淨他們重又坐下這回不是喝酒了却商量怎樣報復可是只聽見他說出一個姓名來不知道馬濟是怎麼樣的人物現在又到那裏去了大家思前顧後覺得這個眼前虧只有暗受冤無頭債無主怎樣去報復只得認了晦氣各自歸家從此他們的氣焰也低落不少這是後話按下不題且說馬濟出了西門到一家朋友人家過了一夜全不和朋友說起只說趁着好月色信步行來不知不覺就走到這裏到了明天他一早起身不別而行就到城裏去尋那唱曲的父女後來在一家小客棧裏找到了馬濟對琴師道這裏的公子哥兒都不是憐香惜玉之輩不如到廣州香港一帶去但是女孩子家拋頭露面總不是事須得有一個歸宿琴師垂淚道先生古道俠腸真是

難得遭逢。本來我不是喪心病狂。那裏肯把女兒作踐。到這地步。實在生計所迫。也是不得不。不然馬濟道。我有一個朋友在香港開遊戲場的。既然令愛有此妙技。索性正當。當現身歌場。倒也可以糊口立足。讓我寫一封信給你帶去。琴師道。這樣周全。真是沒齒不忘了。馬濟借了筆墨。便在客棧裏寫成了信。另外給他十塊錢道。這是送給你的路費。我也可以立刻到別處去了。琴師把信藏好。只是不肯收受那銀錢。馬濟道。我爲着你舉止言動。不像是個慣走江湖的人。令愛又是幽嫻貞靜。看來必是書香子弟。所以動了惻隱之心。你且不必客氣。將來或者也有借助於你的時候呢。琴師道。先生眼力不錯。在下姓陳。名方士。原是一個秀才。因爲連試不第。恰巧又是光復了。本來開門授徒。勉強還可以度日。如今學校遍地。這飯碗也就保不住了。平時很喜歡唱戲拉胡琴。女兒愛娥也很聰明。他是早歲失恃。於女紅並不熟練。却專喜跟我唱戲。這也是不祥之兆。孽障之根。啊。家在湘鄉千里。賣曲而來。不知道經過多少欺侮凌辱。只是看在銅錢面上。忍耐一下。不料碰見了先生。替我們出了這口久悶在心的烏氣。還給我一條光明之路。真是夢想不到呢。馬濟道。我要去了。你也即刻動身罷。說着。點點頭兒。便揚長而去。這裏陳方士父女二人。也收拾收拾。到香港去。後來在

現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十一回

香港。着實有些名氣。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四十二回

置酒從容軍營度佳節

完人骨肉月夜走荒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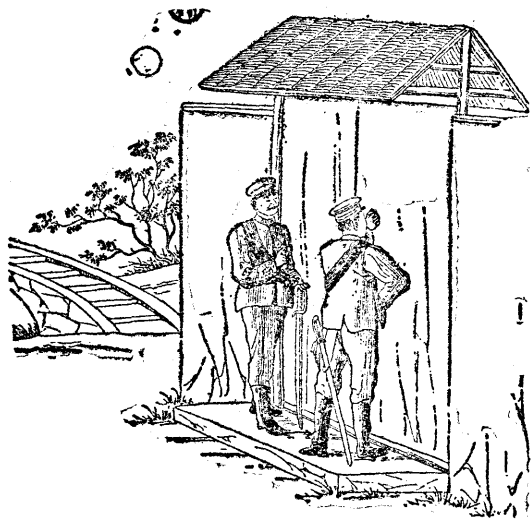
江浙戰爭開始。那安亭黃渡瀏河一帶。真是雞犬不寧。自從八月初四起。炮聲隆隆。沒有一天不像春雷初震。其實兩方面相距還遠。着只憑着哨兵的一面之詞。說什麼幾百密達有敵兵蹤跡。說什麼鎖上某處有埋伏。便先放起炮來。做掩護先鋒兵默默的移前。幾翦之路。見前面沒有反響。也就停止進行。偷然那邊也有一聲兩聲的鎗聲。這裏少不得也要一聲兩聲的還敬。這是普通的戰術。這回戰事大家都說毫無意思的。並且還有的人都說爲了臧楊而起。這其間是非曲直且莫管他。單表在戰爭劇烈當兒。那臧致平將軍的一段軼事。很足以資談助了。那天是中秋佳節。臧將軍所部在真茹南翔之間安營。這兩天前敵似乎緩一點。除掉黃昏和黎明兩面放幾個砲開幾次排鎗。應景兒日間簡直無所事事。到了那天清晨。連應景的砲兒都沒有放。便有一個少校參謀對臧將軍道。我們可要趁他。

們不備。今夜給他們一個襲擊。臧將軍道：「今天是八月十五，天上團圓，人間慘殺，未免太殺風景。況且我們的兵士這幾天廝殺得也忒辛苦了。我正預備了月餅黃酒犒賞他們，讓他們也得樂這麼一樂。少校參謀見他這般說，也就不響了。到了晚上，當真把月餅按人發給四枚，每一排合扛一盞酒去。那司令部裏也是燈燭輝煌，却像承平景象一點沒有。戰事布置。臧將軍和幾位參謀旅長連長團長營長圍着桌子歡呼暢飲，他們也忘記了身在戰線說不定。立刻要動手呢。等到席終，臧將軍尚有餘興，便和一位副官姓張的走出司令部向郊外散步。那時一天涼月萬籟無聲，廣漠的草地上只有他們倆的足印。偶然有幾個步哨蹀躞往來，也是很難得的。因為這裏已經離開司令部有兩里光景了。臧將軍仰天望了望月，嘆道：「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張副官道：「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不知道我們幾時能夠到吳王宮的遺址去。憑弔英雄呢。臧將軍道：「這回戰事政局沒有變化，倒有些難說。彼以多勝，此以精勝，成敗也自難料呢。」張副官道：「這般好月色，那裏能夠打仗。怎麼狄青元夜破崑崙關呢。臧將軍道：「也不過是攻其無備而已。說猶未了，遠處有嚶嚶啜泣之聲。張副官道：「這時候這地方那裏還有婦女的哭聲。我們倒不可不去調查。調查臧將軍道：「很

好。去。去。兩。人。隨。着。聲。音。的。所。在。走。去。約。莫。走。了。半。里。路。早。見。有。三。四。所。矮。屋。裏。面。有。暗。淡。的。燈。光。從。螻。壳。窗。裏。透。出。來。那。哭。聲。果。然。在。這。矮。屋。裏。張。副。官。先。自。打。門。一。陣。隆。隆。聲。把。那。哭。聲。打。斷。了。張。副。官。道。開。門。裏。面。一。個。婦。人。問。道。是。誰。張。副。官。道。我。們。是。營。裏。來。的。要。討。個。火。請。你。開。門。那。婦。人。道。家。裏。只。有。我。一。個。婦。人。沒。有。男。子。不。便。開。門。張。副。官。道。我。們。是。軍。官。都。是。讀。書。明。理。的。人。你。儘。放。心。開。門。便。了。那。婦。人。道。既。了。傷。心。的。事。所。以。哭。泣。臧。將。軍。道。什。麼。傷。心。的。事。那。婦。人。道。我。有。一。個。丈。夫。是。種。田。的。昨。天。到。真。茹。去。給。他。們。拉。夫。拉。了。去。這。一。去。不。知。道。是。吉。是。凶。諒。來。總。是。凶。多。吉。少。可。憐。我。們。一。

張。副。官。臧。將。軍。都。走。了。進。來。臧。將。軍。道。別。的。不。問。我。只。要。問。你。方。纔。爲。什。麼。哭。泣。甚。哀。那。婦。人。道。我。只。爲。

給。你。一。個。就。是。了。張。副。官。道。我。們。還。有。事。問。你。呢。那。婦。人。懶。洋。洋。的。勉。強。把。門。開。了。一。面。孔。驚。疑。的。神。色。



家老小全靠着丈夫過活。不料今天的晚上又有幾個天殺的把我的女兒搶去了。我拚命去奪反給他們打了一頓啊呀天哪我還活在世上做甚呢。我本想跳在河裏死了乾淨後來想丈夫或者可以生還那麼他還來了見了家破人亡的光景怎麼不痛心呢。因此忍着但是形單影隻好不淒涼所以掌不住放聲大哭了。臧將軍道你的丈夫叫什麼名字那婦人道他叫陳大官臧將軍道你那裏知道給拉夫拉去呢。那婦人道前村的費二告訴我的他和我家丈夫同到真茹他手脚快逃走了我家丈夫脚上正有些瘡癩所以不能脫逃了。臧將軍道你的女兒有幾歲怎生面貌那婦人道十九歲瓜子臉穿的柳條布衫褲那些天殺的都是彎舌頭身上灰色布操衣他們擁着我女兒一直向東面走去不知道到那裏去的說畢又是哀哀的哭着臧將軍道陳大官倘然真的拉了去倒容易查得出只是他的女兒到那裏去尋呢。張副官道我們也管不了這許多况且這其間也難免有散兵遊勇地痞流氓假冒來幹的更到那裏去找呢。臧將軍道既然他說向東而去一定去此不遠我們正好趁此月夜去走一趟罷。張副官見他很熱心也不便攔阻當真一起離此東去約莫又走了兩里路見有一所古廟門兒虛掩着裏面似乎有些人聲便推門而進見一座破殿。

上三官菩薩。灰塵遍體。香火全無。本來初一十五。總有拈香的。如今大約爲了戰事。近村的人逃走。一空那裏。還有閒心思來燒香拜佛。折過後殿。見東邊有一間耳房。上面貼着臥室止步的字條。門兒却關着。沒有鎖。那時又送來一陣嬉笑的聲音。臧將軍不問情由。舉起右腳。這們一踢。早見門兒隨脚而倒。這一種巨大的聲音。惹出兩個人來。都是穿着灰色制服。握着長鎗。正想來打。早給臧將軍一拳。兩腿揷住了。一個還有一個。也給張副官如法。泡製臧將軍厲聲問道。你們深夜在此幹什麼。伏在地下的兵士不響。臧將軍隨便把脚一踏。那人唉的一聲。早就一命嗚呼。臧將軍笑道。什麼。這般沒中用。那伏在張副官脚下的。便發急道。大王饒命。我們該死在前面。帶一個花姑娘在這裏。正想開心。開心却鬼使神差。給大王知道了。我們實在還沒有到手。請大王饒命。張副官聽他說得語無倫次。又是氣。又是好笑。便放了他起來。誰知那廝很刁。立了起來。冷不防備。向張副官的心窩。這們一拳。拔脚便逃。張副官受了一記身子。幌了幾幌。幾乎站不住了。幸虧臧將軍一縱身。追了過去。不肯放鬆。一直追出廟門。又追了許多路。前面一條小浜。攔住去路。那廝走了許多路。已經很疲乏。那裏跳得過這浜。雖只一丈多闊。却是一派長流。十分清澈。月光照着分外晶瑩。那時臧將軍

已。追。到。後。面。相。離。不。過。數。步。之。遙。那。廝。暴。虎。憑。河。急。不。暇。擇。只。得。拚。命。的。一。跳。誰。知。這。一。跳。却。給。他。跳。了。過。去。臧。將。軍。見。他。跳。過。去。了。便。也。是。一。縱。身。跳。了。過。去。早。又。追。了。幾。步。那。廝。實。在。走。不。動。了。脚。步。漸。放。慢。自。然。給。臧。將。軍。緊。上。幾。步。一。把。抓。住。想。在。身。邊。摸。出。手。鎗。來。却。忘。着。沒。有。帶。出。來。便。把。那。廝。高。高。舉。起。就。向。那。浜。裏。擲。去。只。見。空。同。一。聲。浜。裏。起。了。無。數。水。花。那。廝。冒。了。幾。冒。也。就。寂。然。不。動。了。然。後。繞。着。大。圈。子。在。西。面。石。橋。上。走。過。浜。來。一。壁。走。回。廟。去。一。壁。心。想。月。夜。和。人。作。長。距。離。賽。跑。倒。也。是。件。有。趣。的。事。到。了。古。廟。見。張。副。官。和。一。個。女。子。立。在。廟。門。口。張。副。官。道。這。女。子。便。是。陳。大。官。的。女。兒。據。他。說。搶。到。這。裏。不。過。兩。個。鐘。頭。咧。他。們。正。想。喝。飽。了。黃。湯。取。樂。偷。然。我。們。遲。來。了。一。刻。要。受。他。們。的。侮。辱。了。那。女。子。也。過。來。磕。頭。道。謝。臧。將。軍。道。我。們。索。性。送。他。到。家。裏。罷。張。副。官。道。很。好。很。好。三。人。便。一。起。走。還。西。去。因。着。大。家。都。辛。苦。了。所。以。走。得。極。慢。走。到。陳。大。官。家。裏。已。經。半。夜。過。後。陳。大。官。的。妻。子。見。女。兒。還。來。了。怎。麼。不。喜。感。激。這。兩。位。軍。官。什。麼。似。的。真。是。難。以。言。語。形。容。了。張。副。官。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好。回。營。去。了。便。和。臧。將。軍。走。回。司。令。部。那。些。衛。兵。以。爲。將。軍。和。副。官。總。是。到。前。敵。去。偵。探。軍。情。誰。知。幹。了。一。件。完。人。骨。肉。的。事。到。了。明。天。臧。將。軍。又。派。一。個。衛。兵。到。運。輪。隊。裏。

查問可有一個。腿上生瘡癩的。陳大官喚他過來。不多時。那陳大官戰戰兢兢的走來。不知道喚來有什麼事情。不要派到前線去做砲灰。可不是玩。所以心裏懷着鬼胎。但是瞧見臧將軍和顏悅色的對他。先把心上的石頭放了下來。臧將軍問了他幾句。便道：「你身子有病。住在這裏不方便。放你還去罷。」陳大官聽了。真是喜不自勝。便重重的磕了一個頭。折身便走。誰知到了門口。給衛兵阻住。要他把昨天發給的工錢留下來。陳大官脫離虎口。要緊正在掏出腰包裏錢來。給他。他却給臧將軍知道了。特地派兩個衛兵保護他回家。還叮囑他。那裏不是安全之地。這兩個被殺的蘇軍說不定給夥伴知道了。要來報復。不如早早遷移別處。陳大官還到家裏。大家快活得不知所云。下一天。當真搬家到別處去。臨時特地把飼養的兩頭小豬和三隻老雞。親自送到司令部裏來。說是特地送給臧將軍的。臧將軍又給他兩塊錢。一時軍隊裏把這事傳遍了。都說臧將軍真是一個平民式的將軍。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四十三回

問物價怒責攘雞

見博戲嚴追越貨



甲子循環。大家都以爲剝極復。亂極治。誰知反在東南美盡的江浙之交。大開殺戒。那黃渡瀏河一帶。十室九空。雞犬不甯。鬼哭神號。都說是洪楊以後第一次浩劫。大家把軍閥恨得切齒。骨但是軍閥之中。也有菩薩心腸的。不能一筆抹殺。不過要問自己的幸運如何罷了。却說瀏河地方。年來有汽車路。通上海。因之地面上一天繁盛。一天那些裝運食鹽的船戶。都是走慣江湖的。所以在戰事醞釀。謠言初起的當兒。大家兀然不動。依舊往來裝運。到了七月底。風聲漸緊。有些胆小的。把家眷送到上海。或是寄居在親戚家裏。或是租一間兩間小屋住着。單表陸寡婦的兒子陸福根。得了這些消息。見了這般光景。心裏也有些兒慌了。便對娘說道。時勢有些不妙。我們可要到上海去避避鋒頭。麼。陸寡婦啐他一口道。小子說話不知道輕重。高低你可明白。上海地方我們住得起的。麼。菜要二百錢。一斤蝦要

六十錢。一兩你家二伯伯不是前天來說過的一家夫婦兩口一個月至少要二十塊錢。我們那裏住得下。況且上海也不是好地方。打仗起來未必可以輪不到何苦一窩蜂呢。福根素來聽他娘的教訓。現在見他的娘這般說得斬釘截鉄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了。又過了兩天。上海的兵陸續到瀏河來了。鹽船都封了去。裝運槍砲火藥。連那汽車也只坐兵不坐客人了。那時福根急得幾乎哭出來了。奔來告訴陸寡婦。陸寡婦道：「你要走儘管走。我只是不走。就是刀架在我的頸上。還是不走。」福根道：「現在的打仗不比從前。鎗砲沒有眼睛的。遠遠地飛來送了性命。是說不定的。我們何苦冒這個險呢？」陸寡婦道：「倘然槍砲飛來。這是天命。倘然兵來與我無仇。無怨。不過想撈些錢去見這裏貧無立錫。大約也不至把石子硬要炸出油來的。不過我聽說外邊要拉夫。你還是少出門些。萬一拉了去。這時候誰來救你。況且他們拉了去。總是到打仗的地方去。那麼不是去送死麼。別的事我們求求祖宗保佑聽天由命罷。」福根見娘實在不肯走。只得拋棄這個主見。廝守在娘的身邊。要活一淘。活要死一淘。死索性外面的謠言也不去打聽了。第二天的清早。他正想提了籃開門出去買些菜蔬。忽聽見門上似播鼓一般響。心知不妙。但是不開也要給他們打了進來的。打進來一定

格外憤怒不是拍拍額角壯壯胆去開了。再說誰知門兒一開外面一闕而進也不知道有多少數目都是穿着灰色制服的兵士福根問他們什麼事他們在四下看了一遍對自己人說幾句也不知道胡盧裏賣什麼藥那陸寡婦也聽見了這聲音趕出來要想問個明白他們早又一闕而出了陸寡婦道這是什麼把戲呢福根到門外望見左右鄰舍也都敲門進去走一遭的却秋毫無犯十分規矩大家議論紛紛猜是來搜尋什麼奸細的躲避和軍火的藏匿所以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正在疑猜忽見那先前的走回去了再過了一刻却排列得很整齊走來後面一個掛着指揮刀像是軍官一逕到陸寡婦的家裏來他們自己動手頃刻之間把客堂布置成了辦公室就有一個書記模樣的在手裏展開一張紅紙門條來上面寫着司令部機要處六個大字給兵士貼在門上那時福根和他的娘立在角裏呆着書記走過來對他們說道你們不必驚惶我們暫時借此做一個公館將來得了勝利就要搬到前線去的這裏弟兄們都是很規矩的倘然他們偶爾有不規矩的舉動你們儘可以告訴楊化昭司令那楊司令很愛百姓決不任他們欺侮百姓的陸寡婦道我們母子伶仃十分可憐須得求老爺們照應些書記道你們放心罷說着他自去辦公事了這裏

陸寡婦見沒有什麼紛擾也就安心不少。依舊和福根到裏面去燒飯煮菜。一天兩天過了。覺得相安無事。沒有什麼可慮。那些衛兵真是很和氣的不像人家說的怎樣野蠻。有時他們缺少應用的物件。來向陸寡婦借用。用好了仍舊歸還。十分客氣。那楊司令一天總要來三四回。看看公事。指揮下級軍官的布置。很是忙碌。但是却很精明。一天在這裏吃飯。衛兵送上一碗雞來。楊司令道：「這雞是那裏來的？」衛兵道：「是買來的。」楊司令道：「多少錢？」衛兵道：「一塊錢。」楊司令詫異道：「怎麼這一頭雞要一塊錢？這是你們的詛語。到底從那裏來的？快些說出來。」



是不說實話就砍掉你那衛兵道。是這裏房東家的。因着今天市上買不到肉。所以向他們討的。楊司令道：「以後不許有的買。就買沒有買處。青菜蘿蔔有什麼要緊。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

人。啊。當。下。便。分。付。喚。房。東。出。來。福。根。正。不。知。道。爲。的。甚。事。十。分。驚。恐。楊。司。令。把。六。個。小。銀。元。給。福。根。道。我。們。住。在。這。裏。使。你。們。不。得。安。居。已。經。很。抱。歉。了。今。天。衛。兵。拿。了。你。們。的。雞。不。給。你。們。錢。這。是。犯。軍。法。的。所。以。這。幾。個。錢。要。給。你。的。大。約。和。市。上。的。賣。價。相。差。不。遠。罷。福。根。那。裏。肯。接。受。道。這。些。小。東。西。我。們。也。應。該。孝。敬。的。怎。好。拿。司。令。的。錢。呢。楊。司。令。道。你。不。接。受。我。的。錢。我。要。把。衛。兵。責。打。軍。棍。治。他。的。罪。福。根。心。想。我。再。客。氣。要。害。衛。兵。喫。苦。了。只。得。道。謝。接。受。而。退。從。此。那。些。衛。兵。格。外。不。敢。侵。犯。裏。邊。外。邊。真。同。涇。渭。分。清。可。是。兩。方。面。開。火。以。後。前。線。的。事。務。更。繁。後。方。的。秩。序。便。難。以。維。持。加。着。有。傷。兵。退。下。來。分。外。耀。武。揚。威。砲。聲。槍。聲。隱。約。可。聽。打。了。一。星。期。光。景。這。司。令。部。的。機。要。處。忽。地。收。拾。起。來。要。搬。到。別。處。去。了。福。根。仔。細。打。聽。原。來。前。線。不。利。要。退。向。後。面。去。了。恐。怕。那。時。猝。不。及。備。所。以。預。先。想。好。了。退。步。免。得。一。軍。的。頭。腦。給。敵。方。搗。去。福。根。倒。有。些。依。依。不。捨。了。以。爲。他。們。在。此。十。分。安。謐。因。着。有。軍。官。在。着。如。今。搬。了。開。去。反。愁。着。有。人。來。滋。擾。誰。知。他。們。一。切。都。搬。去。了。却。來。了。幾。個。衛。兵。到。陸。寡。婦。的。房。裏。翻。箱。倒。篋。的。搜。查。說。是。失。去。了。一。件。緊。要。公。文。陸。寡。婦。道。我。們。不。識。字。的。要。這。公。文。何。用。况。且。你。們。在。這。裏。兩。下。感。情。很。好。決。不。敢。冒。死。把。公。文。偷。藏。下。來。的。他。們。只。是。不。信。

仍舊向四下張看。後來在天井裏一塊石頭下面發見了一包銀洋。約莫有四百多塊錢。那些衛隊道。這也是司令部裏的。搶着向身邊亂塞。福根發急道。這是我們心血積下來的。預備明年給老娘做壽衣壽材的。怎說是司令部裏的呢。司令部裏的錢。怎麼會到這兒來呢。那些衛隊也不理會。他拿完了就走。陸寡婦只是哭。福根道。楊司令是好人。決不放他們出來搶劫的。我們去告訴楊司令。求他查辦。一定查得出。况且我還有幾個是認得出面孔的。不怕他圖賴的。陸寡婦道。他們見你報告。怕不要先給他們害了性命。福根道。橫豎這一筆錢沒有了。以後也難活。不如拚了死去走一趟。看陸寡婦道。那麼還是我去罷。福根也不放他去。後來打聽得楊司令到火線上去親自指揮了。就是去求他。他也沒有這空閒工夫來管這筆帳。因此陸寡婦和福根也只得自認晦氣。不再想法了。又過了兩天。忽地有一個軍官來問這裏可是姓陸的。福根正在掃地。便放下了掃帚去應接道。是的。不知道老爺有什麼貴幹。那軍官道。你們可曾給兵士們拿了一筆錢去。福根道。有的。那軍官道。有多少數目。福根道。四百七十塊錢。那軍官便在身邊摸出一捲鈔票來道。這裏四百塊錢的鈔票。我奉楊司令的命來還你們的。福根道。可是楊司令知道了。他賠給我們的麼。那軍官道。那些兵

士假說司令部失掉公文。到這裏來找尋。其實不知在什麼時候。你們的銀洋露了。眼。所以給他們一尋。就着他們拿了去。俵分以後。就在當夜大賭牌九。給楊司令查着了。便問他們那裏來的錢。他們起初還推說是積着的軍餉。但是軍餉也積不到這許多。有的說是前天捉到了一個敵兵。在身邊搜出來的。問他敵兵那裏去了。又是支吾其詞了。楊司令從來不許兵士們有搶劫行爲的。所以非常震怒。便帶到司令部嚴問。果然吐實。說是從這裏拿來的。楊司令本來要一個個把他們槍斃的。後來經我們懇求了。各打一。百軍棍。把所有的錢拿出來。聚攏來。只有三百八十多塊錢。楊司令還自己摸出十多塊錢來。湊成四百。因着便於攜帶。所以換了鈔票來的。福根聽了。不勝之喜。說道。天下竟有這樣明白公道的軍官麼。這分明救了我們母子兩條性命。我們應當怎樣的報答他呢。那軍官道。楊司令只是爲的整飭軍紀。那裏要你們的報答呢。況且他現在又到前敵去指揮軍事了。說着也便拖了指揮刀走了。福根只好不住口的道謝。後來戰事愈逼愈緊。瀏河成了血戰之地。陸寡婦也不能不依着兒子的話。從槍林彈雨中間帶了一個小包。逃到上海。一路上不知道經過多少驚恐。因着他所帶的是鈔票。塞在破舊的內衣袋裏。和襪統裏。自然不注意。倘然都是現洋。

就難免要送給沿途的遊兵散勇了。等到事平還家，那裏還有家，早成了一片瓦礫之場了。

現代俠義英雄傳下冊

第四十四回

路見不平人隨拳倒

旁觀者清風足篷收



走長江大海的輪船。人品最雜。初次出門。最容易受欺。吃虧。所以那些老江湖的。隨處留心。一點不肯忽略的。有一回。江天輪船從九江到蕪湖。那船上官艙房艙客艙統艙。沒有一處不是人頭擠擠。連通路裏也攤滿了舖蓋。在客艙裏有五六個江南口音的。起初談天說地。十分親熱。到了晚上。拿出賭具來了。茶房過來。關照這裏有稽查的。你們不要老虎頭上拍蒼蠅。自惹是非。須知不干我們的事。就中一個穿一字襟玄緞馬甲的。起來道。我們都是自家人。爲了長途寂寞。借此消遣。並不做輸贏的。你放心。着罷。茶房道。那是最好。沒有一壁咕噥着自去。這裏客艙裏約莫有五十多人。有的已經鼾聲大作了。有的開了一瓶酒。買了兩包長生果。幾塊豆腐干。自斟自酌。倒也很自在。有一大半眼睛不住的向那一輩賭徒注意。只見他們賭的是做寶。看做寶的人手段很幼穉。所以時常給人家看破。屢次配

重注。雖是押的人不多。那做寶的已經輸掉三四十元了。但是他的袋裏鈔票還有一束。急切不會輸完的。因此有兩個人見了眼紅也去押。兩記僥倖都得了利便繼續的押下去。那坐在相近的有一個姓壽名南山是紹興人在漢口一家公館裏教書的。這一回爲了家裏有人患病打電報給他。要他回去。那壽南山就向館東請了假。借支了兩節束修。搭輪東下。他是個老先生。雖是沒有出過幾次門。可是江湖上的把戲聽也聽得熟了。和坐在旁邊的一個商人發牢騷。那商人道：我們出門人全靠眼明手快。否則就容易上當。壽南山道：可不是麼。長江輪船格外危險。倘然自己沒有主見。袋兒空衣兒剝。還是小事。說不定還要送掉性命呢。那商人道：我最奇怪。出門的人總是有。了要緊的事。纔千辛萬苦。曉行夜宿的。所帶的錢也是一定有限的那裏還有功夫賭錢呢。壽南山道：賭錢不輸天下營生第一。我最恨是這一件事。真是勞民傷財。廢時失業。況且這些地方相遇的都是陌生人。格外難靠。說到這裏給他們一輩子聽見了。穿玄緞馬甲的道：各人走各人的路。河水不犯井水。識相些。壽南山沒有聽清楚。他說些什麼。以爲他們對自己人說的話。他老人家仍舊滔滔不竭的高談闊論。忽地有一個女子在窗口掩面啼泣。大家從暗淡的燈光裏瞧去。見那女子約莫有

三十多歲。像是單身。不知道爲着什麼。哭泣。便有好事的。過去問訊。原來那女子是做九江紗廠裏女工的。這回到蕪湖去替廠裏約幾個女姊妹來做工。身邊帶了二十多塊錢。剛纔給鄰座的一個人慫恿着去押寶。起初他不肯。後來見押的人無往不利。未免有些心動。便附了一塊錢去。不多時二十多塊錢和手指上兩隻戒指一齊輸掉。身邊只剩下幾十個銅子。連回九江的路費也沒有了。因此懊悔了。不禁痛哭起來。壽南山聽見了。忽地大起不平。便對一輩子賭徒道。你們不應該騙婦人的錢。快些還了他。他輸掉了錢。還不轉家鄉。見不得爹娘。不要弄出性命來。也是一樁罪過。做寶的道。我自己也輸掉不少的錢。誰肯還我呢。況且賭錢都是兩相情願。又不是我們到他身邊搶過來的。你好不懂事。與你什麼相干。你想吃十一方麼。壽南山聽了。無名火業高三丈。便立起身來。戟指大罵道。你們這輩賭鬼。都是一路上的人。誰知道你們串的什麼鬼戲。你們再不收拾起來。到了蕪湖。給些顏色你們看看。他們聽見他說得這般硬朗。倒有些軟下去了。穿玄緞馬甲的道。我們老早和你打過招呼了。倘然你再還是多說話。我們等不得到蕪湖。要先給你好看了。那鄰座的商人見兩方面漸漸的激烈。便從中勸解。對壽南山道。好了好了。各人自掃門前雪。罷橫豎他們無理。

可。喻。爭。論。到。蕪。湖。也。是。沒。有。用。的。壽。南。山。道。天。下。只。有。一。條。理。他。們。欺。侮。單。身。女。子。誰。也。應。該。說。幾。句。公。平。話。的。那。做。寶。的。碎。的。一。記。橈。子。跳。起。來。道。公。平。公。平。我。便。打。碎。你。這。個。瓶。便。怎。樣。壽。南。山。道。有。理。講。無。理。打。你。說。得。出。這。個。打。字。便。見。得。你。全。沒。道。理。了。那。做。寶。的。不。再。回。答。把。一。隻。茶。杯。對。準。壽。南。山。面。部。擲。過。來。幸。虧。壽。南。山。閃。得。快。只。在。眼。角。擦。過。去。恰。巧。落。在。一。個。漢。子。的。頭。上。那。額。角。上。頓。時。紅。了。一。塊。那。漢。子。本。來。在。那。裏。閉。目。養。神。如。今。也。不。肯。袖。手。旁。觀。了。便。也。跳。了。起。來。道。你。們。這。輩。子。東。西。好。不。講。理。怎。麼。在。這。許。多。人。叢。裏。用。武。的。磕。碎。了。別。人。的。頭。誰。賠。這。筆。帳。呢。那。做。寶。的。趕。過。來。把。壽。南。山。一。把。拉。住。道。我。們。到。外。邊。去。評。個。理。那。時。穿。玄。緞。馬。褂。的。和。其。餘。的。同。黨。都。立。起。來。把。壽。南。山。一。推。一。挽。拖。出。客。艙。正。要。結。結。實。實。的。打。他。一。頓。四。下。看。熱。鬧。的。倒。也。不。少。不。過。誰。也。不。管。他。們。的。事。茶。房。也。假。癡。假。呆。走。了。開。去。穿。玄。緞。馬。甲。的。道。索。性。種。他。荷。花。來。得。乾。淨。做。寶。的。道。打。他。一。個。屁。急。尿。流。也。夠。他。受。用。好。叫。他。下。次。留。神。些。少。管。管。人。家。的。閒。事。說。着。正。提。起。了。拳。頭。向。壽。南。山。的。背。部。打。去。忽。地。霍。的。跳。出。一。個。人。來。早。飛。起。一。腳。把。做。寶。的。拳。頭。踢。了。開。去。定。睛。看。時。原。來。就。是。額。角。上。吃。了。一。茶。碗。的。漢。子。見。他。身。手。敏。捷。料。定。有。些。真。功。夫。真。本。領。的。不。敢。小。覷。接。着。那。

漢子又是一拳。早把做寶的打得鼻青嘴腫。馬仰人翻。豆腐喊不出。只喊了一聲。荷荷穿玄緞。馬甲的正想助他一臂。一拳伸過去。不料給那漢子一手接住。趁勢向後一拉。那穿玄緞馬甲的便立脚不穩。一個悶。照伏倒在甲板上。跌去了兩個門牙。本來他們同夥也有六七人。爭奈見他兩次下馬。威着實厲害。也只得作壁上觀。不敢造次了。那漢子一把衣領。把做寶的拾了起來。惡狠狠的對他道。快些把贏來的錢。一箇腦兒拿了出來。還了他們。與你干休。否則這滔滔長江。便是你們的極樂世界了。做寶的道。你不要殺野。明天到了蕪湖。請到我們的師父來看你。有什麼本領。對付那漢子。道。你的師父是誰。做寶的道。朱大鼻子。那漢子道。嚇。朱大鼻子。那裏在我心上。你可知道我是誰。做寶的道。不知道。那漢子道。我是山東馬良。那良字沒有說完。那穿玄緞馬甲的便磕頭道。有眼不識泰山。請你老人家原諒。我們師父時常說過你大名的。下次決不敢再做這回事。我們情願還他們的錢了。馬良便把做寶的放了。還到艙裏。問那幾個輸錢的。有多少數目。這個說五塊錢。那個說十元。八百七十八個人。共總有一百二十多元。做寶的從身邊摸出一包鈔票。來一注注的歸還。那些人都感謝馬良道。我們一時之愚。把辛苦掙來的汗血錢。作孤注一擲。懊悔已經不及。如今能夠物。

歸原主。真是夢想不到以後再也不敢上他們的當了。不說這裏鬧下一個小波浪。這波浪却又惹起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來。這人綽號混江龍。是江天輪船上雇用着看清的。凡是船上有什麼癩疥人。便由他去打照呼的。那些做翻戲的。都要給他些好處。便不來干涉。這回鬧了一個穿自然也要去告訴他。那混江龍聽了。老大不高興。便一逕走過來。到了客艙裏。便問那位馬先生。請他說幾句話。那馬良把眼光射了幾射。知道來人粗眉大眼。一臉橫肉。此來必非善意。却又不好不。出去便挺着頸子答道。我是馬良。你是誰。找我有什麼事。混江龍道。來來到外邊來裏邊地方小。不好說話。馬良想這話分明是要和我較量。否則說幾句話。何用寬闊的地方呢。自己估量。倘然大家不用傢伙。未必便輸在他手裏。因此便是一縱身。從人叢裏跳出去。立在混江龍的面前道。有話請說。混江龍把拳頭揚了一揚道。誰有話說。說話都在這個拳頭上。馬良也把長袍掙了起來道。很好。很好。不給些顏色。你看也不見我的厲害。來來便擺成了架子。等混江龍先下手。那混江龍見他有恃無恐。倒反而有些軟起來。只是已經說出了硬話。未便收回。只得硬着頭皮交一交手。再說正在盤馬彎弓的當兒。忽地有一個人走來。把混江龍一把拉住道。都是自己人。何必鬧笑話。給人家聽呢。

一面對馬良笑臉嘻皮道。馬先生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必過於認真。大家一笑而開罷。馬良對他上下打量了一回。還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路。那人道。馬先生不認識我麼。我是這江天輪船上的買辦。



收場罷。便也滿面堆笑道。本來兄弟並不喜歡多事。只是却也不肯受人的氣。既然買辦這們說。兄弟也就此收兵了。便拱拱手。還到客艙裏去。這一回大家都替馬良寒心。因為雙拳難敵四手。啊。但是在買辦也恐怕混江龍吃了虧。輪船公司方面的面子也有些過不去。所

實在耳目不周。纔鬧出這些事來。請你老先生原諒。橫豎蕪湖也快到了。馬先生可以上岸休息片刻。我們和馬先生喝一杯酒去。馬良見買辦來解圍。真是最好。沒有誰耐煩在江湖上多結冤仇。得收場處。且

以。出。來。做。一。個。和。事。老。着。實。埋。怨。混。江。龍。說。他。不。應。該。冒。昧。從。事。啊。

現代俠義英雄傳 下冊

第四十五回

馮大年隻身呼將伯

何都督殲盜靖閩閩



二次革命的時候。南京城裏充滿了恐怖的空氣。那些富家都恨爺娘少生了腳。沒命的逃到上海租界上去。只剩下生計艱難的中等以下的人家。只得株守危城。聽天由命。單表城北雙龍巷裏有一戶人家。主人翁姓馮。名元顯。在前清很有一些能名。屢次在總督衙門當過幾回優差。手下着實掙得些家資。光復以後。雖是沒有飛皇騰達。却也能夠安居樂業。這一回變動。還是老守在城裏。沒有出走。這天元顯從夫子廟前一家酒樓裏喝酒還來。早聽得了許多惡消息。滿想和家人商量。商量怎樣可以避危。就安到了家裏。只見他的舅兄盛秋笙也在那裏雙鎖愁眉一籌莫展。見元顯來了。秋笙劈頭便道。妹丈的胆子真比趙子龍還大。可曾聽得外邊風聲。元顯道。怎麼沒有聽得。只是事到其間。也就沒有法想了。秋笙道。這時出走。或者還來得及。元顯道。你家老小一輩子也是不少。你便怎樣安頓。秋笙

道。我正要和妹丈商議。還是趕緊出城。趁不到上海。就是鎮江。無錫。蘇州。崑山。半路上。暫時耽擱幾天也勝似在這裏束手待斃啊。元顯想了一想道。既然你也有這個意思。不如兩家合了夥。一齊走罷。我家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和你妹妹。都是胆小的。拜煩老兄。相帶着去。我是不緊的。就是兵臨門下也。只索拱手相迎。把所有值錢的東西。和盤托出。諒來也沒有什麼事了。秋笙道。既是要走。妹丈也不便再有所依戀。不如一氣走的好。元顯道。我只是不走。他的妻子盛氏勸了他一回。還是兀然不動。秋笙道。讓我先去打聽城門有沒有關起來。倘然沒有關。我們就可以出城了。一面分付元顯的大兒子大年。到他家裏去通知。並且叮囑他們。約略預備預備。省得臨時手忙腳亂。一面他走出門來。在巷口雇了一輛車子。到下關。只見一路上三三兩兩。默默的行走。好似有重大的事體。在上一點沒有暇逸的神氣。那崗位上的警士。都挺直了身子。手裏握着槍。上面裝着明晃晃的刺刀。真有弓上弦。刀出鞘的光景。兩隻眼睛骨碌碌不住的向經過的行人注視。秋笙心上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觸。那時已經在下午兩點鐘時候。本來正在熱鬧上市。如今却冷清清地。好似半夜三更。忽地有一大隊兵士大踏步迎面而來。也計算不出有多少人。數車兒正想閃在一旁。秋笙索性

命車夫停下給了車錢在馬路的沿邊走去見那大隊兵士走了好一回後面有十多騎馬馬上都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少年軍官中間有一個是白面書生兩目炯炯有神估量上去大約是最高統領了等他走完便穿過馬路早到了儀鳳門口一抬頭不禁暗暗叫苦原來城門口站滿了兵士門兒緊閉一個人也沒有敢在那裏探望秋笙知道不妙折身便走忽地一個兵士趕過來一聲喊不要走說猶未了早把秋笙的衣服拉住連拖帶趕和老鷹抓小雞似的抓去了抓去怎樣發落且慢提起如今要迴轉筆頭去寫雙龍巷裏的馮元顯了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秋笙走了不到半點鐘秋笙的一家老小都隨着大年到了元顯的家裏婦人們總是扭扭捏捏的收拾的時候這樣捨不得那樣捨不得各有一兩個包裹其實裏面也沒有多少值錢的東西他們一步一躓的到了雙龍巷正在叩門只聽得人聲嘈雜巷口擁進了無數的兵士中間流氓也夾雜得不少嘴裏亂七八糟不知道說些什麼兩個最是惡狠狠的飛奔過來把秋笙的妻子王氏手裏兩個包裹搶去了王氏還想去奪爭奈他們人多手雜那裏奪得過只得倚在元顯的門上大哭還有大年手裏也有包裹秋笙的母親還提着一隻考籃三個小孩子身邊的洋錢一籮腦兒給他們收拾乾淨中間

有幾個來得遲了。未免失望。便有人發起。打開大門進去。一時都表同意。你一拳。我一脚。着的一聲元顯的大門豁然開朗了。這一輩子如餓虎食狼一般擁將進去。雖不是大羊羣。却也有幾頭肥羊在那裏。翻箱倒篋。盡致淋漓。元顯只嚇得縮在廳角裏。簌簌抖他的妻子。盛氏只有念着阿彌陀佛。小兒子有年哭也不敢哭。却睜大了眼睛看他們做戲。幸虧那些人都是赤手空拳。並沒有槍械。所以性命是沒有危險的。不料他們還在餘興未盡。門外突來幾響槍聲。不知道又是什麼風浪來了。元顯聽見了。只叫得一聲苦也。早見外面有制服整齊。握着手槍的軍人十幾個趕進來。那時在裏面搶劫的匪類也聽見了槍聲。知道不妙。正想出來。却和他們打個照面。那後來的軍人齊聲喊道。搶來的東西留下來。便饒你們的性命。否則。休想活走。那匪類見槍口準。對忖量。決不能僥倖了。只得依着分付。把辛苦搜括攏來的東西。完全放在地上。然後押着他們出去。元顯等他們去遠。外面也沒有聲息了。方敢立出身子來。只見衣服首飾拋滿了一地。盛氏和有年也走出來了。有年眼睛快。嚷着道。舅母。怎麼在門外啊。元顯看時。果然是秋笙的妻子。便到門口。原來他們的東西也都拋棄在巷裏。他們正在那裏拾取。元顯過去接待他們進來。大家檢點。並沒有失去什麼東西。只

是尋來尋去却不見了。大年這孩子元顯倒着急起來了。不要給他們轟死了。王氏道：「那是不會的。後來的軍人都是放的。朝天槍中間有一位少年軍官在巷口指揮着。親聽見他高聲喊着不要傷了老百姓。看來大年一定躲在那裏。元顯又到巷的兩頭找了一遍。還是不見影蹤。王氏的阿婆周氏聽他們找兒子，他也想起了兒子了。便問元顯道：「姑爺可知道秋笙到那兒去了？」元顯道：「他說到城外去探聽動靜。如今已有五點鐘光景，也應該還來了。不知道可有什麼亂子鬧出來。大家正在沒做理會處。門外一陣車鈴聲走進兩個可喜的人來。一個是秋笙，一個是大年。這一喜非比尋常，你也爭着問我也爭着問，都要問個究竟。秋笙道：「且莫性急，待我先來報告。我到了儀鳳門給守門的兵士抓住了，便向我身邊亂搜。幸虧我身邊連一塊大洋也沒有。又向我盤詰，我只是說老實話。他們還信不過，便押着到都督府。先在號房裏坐着。那時大年也是氣呼呼的趕來向他們說雙龍巷有匪盜搶劫號房裏的衛隊。走進去稟告不多時，便出來幾個軍官派衛隊一排前去兜拿。我們聽了又驚又喜喜的這裏何都督能夠看重老百姓，可以把匪徒趕散。安頓居民驚的這輩子衛隊過去說不定反多枝節等了好一回。瞧見他們整隊而歸，我拉着一個衛兵問他纔知道何都督

也。在。後。面。暗。暗。監。視。所。以。非。常。文。明。真。是。秋。毫。無。犯。當。場。捉。着。二。十。多。個。就。中。兩。個。爲。首。的。說。是。駐。紮。無。量。庵。的。兵。走。散。兩。排。勾。結。了。地。痞。流。氓。想。在。城。裏。結。結。實。實。的。搶。一。下。子。並。且。說。守。城。的。也。有。聯。絡。偷。然。遲。這。麼。幾。個。鐘。頭。聲。勢。還。要。擴。大。些。呢。何。都。督。便。把。這。兩。個。首。犯。押。到。大。石。橋。親。手。開。了。兩。手。鎗。結。果。了。性。命。對。其。餘。的。警。告。道。你。們。好。好。兒。歸。營。便。不。追。究。否。則。照。這。兩。個。榜。樣。做。去。纔。進。城。的。少。年。軍。官。麼。衛。兵。道。怎。麼。不。是。他。老。人。家。的。大。名。喚。做。海。鳴。聽。說。是。一。個。白。面。書。

其。餘。的。便。跪。下。來。磕。頭。求。饒。說。是。我。們。一。念。之。錯。以。後。決。不。敢。再。嘗。試。了。何。都。督。派。衛。隊。長。帶。了。八。個。衛。兵。押。了。二。十。多。個。逃。兵。到。無。量。庵。歸。營。一。面。整。隊。還。都。督。府。來。我。因。又。問。那。衛。兵。道。那。位。何。都。督。不。是。剛。



生呢。今天到這裏來也是不費吹灰之力。快刀熱手巾早把斗大黃金的都督印抓到手了。我道這也算是難得的遭逢。本來城裏有什麼小盜案也犯不着親自出馬。啊衛兵道我還聽見一件事呢。方纔進城的當兒有一夥兒扶老攜幼的老百姓正想出城。他們懂得什麼規矩。曉得什麼利害。只管向城門口進去給守門的兵士幾聲吆喝。早攔住在兩邊。何都督騎着馬進城。瞧見了便問這些人做什麼的。衛隊長回道老百姓要逃出城去。何都督道放他們去守兵聽了果真放了這一夥兒。足足有六七十個都是歡天喜地的感謝他。後來還是守城官見出城的人格外多了。便請示把城門關起來。依着何都督的意思。軍民是平等的。他們要怎樣便怎樣。這纔是真自由呢。正在講得起勁。裏邊走出一個衛兵來說。儀鳳門口來的和雙龍巷來的都給他走罷。我們二人聽了真是不勝之喜。便出了都督府坐車回來了。大行道那麼我也要補一筆了。我瞧見這裏亂得什麼似的心。想總不是路。便走出巷去想找崗警。却一個也沒有。馬上雇了一輛馬車。一口氣趕到都督府報告。總算得了救星。不虛此行。大家聽了好似做了一夢。兩家骨肉依舊團聚。粗細物件沒有損失。真是徼天之幸。到了明天。秋笙領了他們還家。也不想再走了。不料過了三天。傳說何都督給人家逼走。

了。臨行還把手邊幾百塊錢散給都督府左右前後的貧戶咧。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版

現代俠義英雄傳 (全三册)

(每部價洋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趙若狂

撰述者 范烟橋 姚民哀 陶鳳子 陶寒翠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蘇州 武慶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蕪湖 合慶 宜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寧波 溫州 蘭州 綏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世界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549B

